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48

靈機禪師語錄

清 行觀說

寂方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沈宗敬序
    - 吳騏序
    - 大珍序
  - 目錄
  - 住湖州武康翔鳳山顯忠崇孝資福禪寺語錄
  - 住嘉興府石門縣福嚴禪寺語錄
  - 小參
  - 示眾
  - 機緣
  - 垂問
  - 勘辨
  - 早參
  - 晚參
  - 落堂
  - 源流頌
  - 頌古
  - 書問
    - 老人命代復曾心空居士
    - 復海鹽張禹侯居士書
    - 復福嚴靈嶽和尚
    - 與梁日章居士
    - 與北京張顒侯孝廉
    - 復朱太赤文學
    - 復沈虎臣居士
    - 復海鹽張小白內史
    - 復虛白西堂
    - 復福嚴古風和尚
    - 與至卬西堂
    - 與滇南茹蘗西堂
    - 復石門曹遠思司理
    - 復曹遠思司理留再住福嚴

- 與白雲子素上座
- 答嘉禾頂居士

- 雜偈
  - 復本充禪師
  - 募禪堂瓦
  - 化米
  - 化油
  - 復朱同文偈
  - 募鑄大鐘
  - 募脩安和寺
  - 化碗
  - 東茆蓬妙宗禪人乞偈化米
  - 化布袋
  - 題扇示慈雲禪人
  - 丐大銅鍋偈
  - 寄白雲子素後堂
  - 即事
  - 受普寧請荅諸禪德
  - 回閩省親
  - 送僧之武夷
  - 除夕
  - 金粟主山
  - 神書藏經
  - 寄友
  - 鏡菴坐雪
  - 聞孤松壽徒訃燈下四吟
  - 過江郎
  - 示慧初上人
  - 御書樓
  - 仙螺池
  - 缽盂案
  - 九龍戲水
  - 治升菫居士薦室請偈
  - 甲午春贖大塢古院基樹
  - 和海寧顧邑侯韻
  - 示法則禪人
  - 中元薦親
  - 示星幢師姪

- 坐大展記室寮觀桂偶成
- 除夕述懷
- 解制有感
- 寄天孚上座
- 示華嶽居士
- 示幻觀侍者
- 示心宗上座
- 募興造
- 化豆
- 化醬缸
- 化齋米
- 募藏閣
- 明初許居士為先室行敏請偈薦拔

◦ 真讚
- 雪峰亙和尚像
- 棲霞禪德行樂圖
- 敬安師像
- 朱問心居士像
- 跋平陽弘覺和尚為張明遠居士所題真讚
- 張舜法居士請為先嚴明南公像讚
- 浩如大展二上座為母超琛并自像請題
- 棲水玉聲德聲昆仲請為先嚴聖裔呂公像讚
- 鷲生禪師像
- 月臨上座像
- 張道婆行樂圖
- 汪際斯居士乞題父臨終所畫大士像
- 文益禪師像
- 東來戒子像
- 福嚴老和尚像
- 自讚
- 至印方首座請
- 法立系西堂請
- 嵩菴正藏主請
- 子素學後堂請
- 鐵山岑維那請
- 利禪恒藏主請
- 實相卓知藏請
- 巢風林藏主請

- 大展翼書記請
- 璨衲章知客請
- 薦穀瞲藏主請
- 止水智藏主請
- 德水洧侍者請
- 荊石侍者請
- 英衲毅禪人請
- 乾一知藏請
- 英發知客請
- 元畸知事請
- 東來戒子請

- 佛事
  - 挂板
  - 為東明孤雲和尚火
  - 入塔
  - 為韜明和尚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慈門師太封龕
  - 起龕
  - 舉火
  - 為嵩嶽監院火
  - 入塔
  - 指琦維那火
  - 覿顏柴頭火
  - 文光禪人火
  - 聰睿庄主火
  - 為禪人火
  - 象開禪人火
  - 月脩火頭火
  - 濟生禪人火
  - 澤超禪人火
  - 智恒禪人火
  - 湛輪相侍者火
  - 入塔
  - 少眉禪人火
  - 飯頭定心禪德火
  - 湛如禪人火

        - 淨朗禪人火
        - 值牲慈茂火
        - 不較上座火
        - 遍也上座火
        - 鵠林維那火
        - 鍾解脫火
        - 巨範則副寺火
        - 聰聞會禪人火
        - 素愷汫西堂入塔
        - 松江二禪人入塔
        - 為孫弘寰父母入塔
        - 清如耆舊火
        - 青蓮老師火
        - 慧林禪人二親化柩
        - 木頂禪人火
        - 朱解作明采火
        - 道戒禪人火
        - 慈濟禪德火
    - 行狀
    - 塔銘
    - 誌
    - 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重刻靈機禪師語錄原稿序

靈機禪師得法於金粟費老人，為其白足，後闢講堂於翔鳳，為資福之開山祖。所傳語錄，舊有鋟本，宗門推尚之久矣。今其法嗣大展，繼席資福，以舊本之未盡厥傳也，將重加訂正，梓而行之，請序於余。余聞禪門之學，空諸所有，不立文字，即其當機問對，一言半偈，要歸其旨於虛寂而已。靈師實能洞徹斯旨，故其生平言語，不令其徒撰錄。舊本所載，亦其侍者得於睹記，潛鈔而授之梓，用以廣其師傳耳，非靈師之意也。今大展見謂未備，又欲刻之，何歟？蓋釋氏之教，雖與儒者歸趣不同，至於審辨源流，尊信師說，俾天下後世因其言以知其人，而其教澤亦藉以不墜，其用心則一也。韓子有言：「孟軻氏未嘗著書，今其七篇，乃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紀其言而傳之耳。」由是言之，假令當時無尊信師說如諸子其人者，則孟氏之書不傳，百世而下，安能使其名赤赤卓卓為群儒冠哉？大展侍靈師最久，得其宗旨獨深，其所睹記比他人尤詳，不欲令其師傳之稍有湮沒也，則其於是役也，能無亟亟乎？余喜大展之尊信師說與吾儒同，而靈師之教澤亦藉其人以益廣也，故不辭而序之。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華亭沈宗敬撰

刻正靈機禪師語錄原稿序

昔玉林和尚語諸弟子曰：「天下宗師，靈機第一。」蓋師為海內所推服，稱臨濟正宗，一語一默，一顰一笑，皆甘露也。師示寂後，有弟子急於入都，倉卒梓師語錄二卷，攜之北行。時入室弟子大展，方養母他山，未得預聞。後繼席翔鳳，見錄中改誤多端，前後易置，不勝驚惋，謂先師語錄，乃一代人天眼目，安可淆訛失序？欲悉依原稿刻正，垂示百世，俾吳騏為敘。騏謂語錄與文章異，文章之家，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追琢求工，故可改也。語錄出自見地，如火必熱，如水必溼，如金必堅，如刀必利，豈容商酌擬議哉？不待商酌擬議，而一切賓主炤用，殺活與奪，性靈手眼，千品萬偈，無所不備。譬人始生，五官百骸，腑臟膏血，八萬毛孔，一時具足，若有刪改文飾，則是裝偶塑像，非生人也。人已生矣，而欲脩削之，雕琢之，豈非事理之萬萬不可者哉？昔歐陽公以《舊唐書· 張濬傳》中「做面子」三字不雅，改為作態。識者謂做面子三字，意忌而含怒，氣傲而詞強；作態二字，意謔而含笑，氣柔而語弱，情事全失，不如舊書遠甚。夫歐公之才，且不能輕易改書，而

況不如歐公者也？藥山聞雲巖一言曰：「吾於此得見海兄。」百世之後，有讀語錄而見靈機真面目者，大展之力也夫。
甲戌初冬九峰遺黎吳騏頓首拜撰

序

古有言：「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今之據名剎、踐祖位者，說法如雲如雨，聲欬如珠如玉，察其所為，則行不副解、解不副行，總被二風所觸，傲然竊名於祖位，可乎？惟吾楊墳觀和尚，幼陞天童之堂，刳心礪志，真參實悟，直躋金粟堂奧，倒捋逆批，費老人素稱室中真子也。厥後住山三十載，足不踰閫，故能不起于座，化荊棘為寶坊；無法當情，辨龍蛇於叱吒。其激揚宗旨，萬指鏗鏘，即飽參宿學之士，一嬰其鋒，靡不讋縮咋舌而退。是以喻其刻苦蒞眾，則如珠走雪床之楊岐也；論其頌古渾樸，則如敲金戛玉之白雲也；觀其機用敏捷，則如縱奪臨時、捉敗同參之興化也。至若開法四十年來，法語機緣甚夥，每呵今時別傳之旨泥於文字，禁止謄錄，既沒而無隻字示人，則又跂乎雲門諸老之上矣。茲所行於世者，其門人久侍，潛鈔密記，輳集而成書，蓋十存其一耳。嗚呼！和尚之行解，卓然足以邁古超今，滅卻正宗之嫡髓，詎在多乎？是為序。

前住龍池法弟大珍拜題

靈機觀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卷一
　陞座
　小參
　示眾
卷二
　機緣
　垂問
卷三
　勘辨
　早參
　晚參
卷四

落堂
源流頌
卷五
頌古
書問
卷六
雜偈
真讚
佛事
卷尾
行狀
塔銘
跋
誌

靈機觀禪師語錄目錄(終)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　寂方　智霈　海汧　超系　等編

住湖州武康翔鳳山顯忠崇孝資福禪寺語錄

陞座。師自崇禎甲申春誅茅翔鳳，至順治甲午冬眾求結制，海鹽徐君載護法、夫人行脩請陞座。僧問：「豁開戶牖，妙手難描，當軒者誰？抬眸錯過。」師以棒擲開，云：「到即不點。」進云：「秖如強項不回頭者，和尚如何施設？」師云：「且居門外。」進云：「門內底又作麼生？」師云：「自招款案。」問：「大制從來無結解，因何平地起風波？」師云：「早知恁麼已是遲。」進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去也。」師便打，云：「轉見郎當。」問：「翔鳳峰前呈瑞色，缽盂山上播祥光，佛法大意即不問，開罏結制事如何？」師云：「好向風頭看火色。」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也須眼底辨金鍮。」問：「翔鳳峰頭作舞，十方海會雲臻，就中一句應時及節，請師宣。」師云：「秖要腳踏實，自然眼豁開。」進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眉。」師云：「識得山僧也未？」進云：「吞納大千門不二，堂堂廓落露全機。」師便打，乃豎拂子，云：「此便是當年鷲嶺微笑一著子。恁麼見得，則黃面老子、金色頭陀一肩擔荷，徹體無多，直得正法眼人人今古彌亙、涅槃心箇箇歷劫不磨，掃卻從前閑露布，那來迷悟涉淆訛？忽有箇傍不甘

底出來道：『是則是，今日剋期立限，也是平地干戈。』」驀與他一棒，云：「無繩索縛英靈漢，汝又將身入網羅。」

鹽官張行脩居士同室沈氏壽誕，請陞座。師云：「抱膝鳳山下，常年口懶開，那堪輕漏泄？今日又重來。諸兄弟！來也來了，說無可說。何故？千說萬說原是一說，千聞萬聞秖是一聞。若也見得，則昨日說、今日說，說說自超越；昨日聞、今日聞，聞聞絕比倫。方信本來一著子，迥超天地獨為尊。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者漢前言不顧後語，好與三十棒。』但向他道：『汝擔得好板棒，我也甘喫。爭奈武原人未肯點頭在。』」乃揮拂子，云：「但願春風吹不老，瞎驢笑得口門開。」

師誕，自慶禪人請陞座。師云：「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諸兄弟！向者裏會得，還有佛祖立地處也無？還容觀上座說青道黃也無？殊不知，未生面目，箇箇全彰；覿體風光，人人具足。回觀三藏十二部，是甚熱碗鳴聲？一千七百則，是甚狗咬枯骨？正眼看來，無夢說夢、無事生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忽有箇漢聞與麼道，憤性出來道：『資福！你者般饒舌，已是好肉剜瘡，欺陷平人。』資福終不壓良為賤。拄杖子兩手分付。何故？舉揚恁麼事，須是恁麼人；幸有恁麼人，方諳恁麼事。其或不然，未免死水裏藏龍。欲搆宗門向上事，何啻萬里望潼關？雖然如是，今晨自禪人製法衣為我慶壽，諸兄弟慇懃強我舉揚，且道說箇甚麼即得？若說有生有死，卻是病目見空花；若說無死無生，又是怖頭走他國。去此二途，如何端的？阿呵呵！當初只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結制，陞座。師云：「未過楊墳渡，撒手便回，決無今日事；既過渡來，結住布袋口，縱有韜略，卒無用處。且如何是今日事？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得，畫地為牢，終非究竟；無繩自縛，豈自甘休？直須活潑潑如俊鶻沖霄，赤灑灑似錦鱗破浪。苟或未然，勸諸人莫廉纖，安排不是佛，扭捏亦非禪，千盃不醉風流子，吸盡西江不(費錢)。」

師誕日，雲間、苕霅眾居士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昨日者箇時節全無消息，卻有巴鼻；今日者箇時節雖無巴鼻，卻有消息。若向昨日會去，爭見今朝消息？若向今日會去，難辯昨日巴鼻。說是語時，叵耐翔鳳峰忍俊不禁，牽拽缽盂案開口大笑，直得天落山與大遮山睜眉怒目一齊震動，嚇得瞎驢隊裏跳出許多泥牛白牯，徬徨四顧，未得翻身。山僧見其恐怖生心，連忙捺出老婆心，懸挂剎竿上，乃向道：『汝等善生瞻仰，此段微妙難信之法乃自心現量境界，只要返本還源，便踏故鄉田地。』於是，翔鳳峰、缽盂案、天落山與大遮山方得歡喜讚歎。」合掌而作偈言：「業擊禺山債未

休，知非已過又從頭，耙犁雖不拖泥水，耕遍乾坤四海流。」喝一喝，下座。
師誕日，棲水眾居士請陞座。僧問：「昔日釋迦離兜率，降王宮，意旨如何？」師云：「南山起雲。」進云：「指天指地，目顧四方，唯我獨尊，又作麼生？」師云：「與汝通箇消息。」進云：「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且道是雪屈？是報恩？」師云：「丈夫氣宇合如斯。」進云：「今日吾師出世，還有為人句也無？」師云：「重說偈言。」進云：「苕水今朝年半百，漆園贏得八千椿。」師云：「也要大家知。」問：「桃花放小春，欲結千歲實，為復是慶生？為復是應時？」師云：「分別即不得。」進云：「昔日靈雲見便悟，如何是悟底意旨？」師云：「鼻孔大頭垂。」進云：「今朝資福不知幾多人悟去？」師云：「惺惺者惺惺，懵懂者懵懂。」進云：「和盤托出從人薦，只要諸人鑑本真。」師云：「一任轉量。」僧禮拜。桃含章居士問：「釋迦降生，九龍吐水，和尚示誕，有何祥瑞？」師云：「謝居士齋。」進云：「蒙師指出波心月，箇裏寒潭徹底清。」師云：「要汝自承當。」乃云：「資福五十年來不曾咬著一粒米，且道噇箇甚麼？五十年來不曾挂著一縷絲，且道穿箇甚麼？於斯明得，不惟日消萬兩黃金，亦合受四天下供養；於斯不明，粒米寸絲也當拖犁拽耙償他始得。大眾！因甚如此？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下座。
大殿上樑，陞座。師云：「闢艸開荒，全憑衲子扶揚；插標建剎，猶賴龍天呵護。無龍天呵護，難繼昔人遺蹤；有衲子扶揚，方成今日叢席。雖然，此猶是建立門庭邊事。正眼觀來，盡大地是寶王剎，何興？何廢？何古？何今？遍剎塵是淨法身，誰增？誰減？誰聖？誰凡？既無聖凡增減，又無古今興廢，則現前大眾，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乃至遠近檀護，不期自集，便合迴光返炤，悟明得去，則寶王殿內人人立地有分，淨法身中箇箇覿體無二。倘或未諳，向第二義門更為諸人通箇消息：村歌社舞喧天鬧，笑看虛空架畫梁。」卓拄杖，下座。
逸凡上座同雲間眾居士送大鐘入山，請陞座。師云：「法門有大器，乾坤絕覆藏，赤身擔荷漢，渴力為敷揚，敷揚喜有其人。秖如大器到來，如何與伊證據？」卓拄杖，云：「向者裏證據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檀施、法施兩得相酬，更說甚麼聞聲悟道，方諳箇裏端倪；見色明心，始信本來是佛？然則今日法柄在握，畢竟令歸何地？」復以拄杖向空點，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親。」
逸凡上座領雲間民仲吳居士六旬請陞座。首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既是無形，又喚甚麼作物？」師云：「主山恒突

兀。」進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目前萬象森然，四時代謝，作麼生是不凋底意旨？」師云：「澗水自長流。」進云：「秖如居士誕期敦請說法，未審如何慶讚？」師云：「合寺人多慶。」進云：「恁麼則華亭信有千年鶴，今日親從海上來。」師云：「共謝飽香齋。」乃云：「昨夜翔鳳關與禺泉亭爭論甚鬧，一謂佛法貴要乘時宣說、一謂佛法不可輕易流布，卻被缽盂案開口大笑。山僧忍俊不禁，各與三十拄杖。試問：者三十拄杖還有賞罰也無？若有，賞罰在甚麼處？若無，衲僧眼何在？民仲吳居士，你是雲間伶俐漢，聞者般說話便與麼會去，不惟罔極之恩今已報盡，則本來壽量亦見延長。秖如天台頂上行，忽逢南海天平僧又作麼生？」遂揮拂，云：「盡把無生消息露，卻來人世樂逍遙。」

塘棲沈君善居士為母十週送法衣，請陞座。止水問：「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只如無陰陽，地上如何舉步？」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進云：「秖如沈居士請法薦親，且道功歸何所？」師云：「腦後著眼看。」進云：「與麼則生身父母居堂上，從本爺娘在頂門。」師云：「何曾離者裏？」進云：「一念頓超諸祖意，者回方始報親恩。」師云：「又要重添註腳。」問：「昔日世尊說法，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今朝和尚陞堂，豎拂拈椎，現何祥瑞？」師云：「腳跟齊點地。」進云：「翔鳳峰頭祥霧地，缽盂巖畔瑞雲生。」師云：「風光溢目多。」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為人一句如何舉唱？」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萬象森羅咸稽首，大千沙界盡沾恩。」師拈棒云：「會取棒頭旨。」僧禮拜，師乃云：「祖師西來初無奇特，一念回機便同本得，只是不合誤賺老神光斷卻一臂，帶累自家失卻一隻。者一隻、那一隻，東土與西天無處得尋覓。阿呵呵！若是明眼人，終不受渠惑。」復舉：「長水問瑯琊覺：『《楞嚴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當下悟去。」師云：「據古人恁麼問答，且那裏是長水悟底道理？若明得長水悟底道理，便明得今日[淡- 火]君翁為母十週敦請薦拔，山僧功不浪施。雖然，伶俐漢向者裏悟去，山河大地忽生且止，要且清淨本然又從甚處得來？還委悉麼？返本還源諳落處，齎衣請法入山來，須知一念全彰處，覿面慈容笑眼開。」卓拄杖，下座。

棲鎮眾檀護送藏經到山，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棲水諸居士，請藏入山來，山僧無法說，合掌笑盈腮。何故？蓋此山自唐宋迄今數百餘載，為江浙最大名藍，歷代尊宿存名計住者共三十餘位。嗣後年代既爾深遠，興廢亦復多番，荊蓁蔓艸，觸目荒涼。山僧勉力拮据，同眾株守，數年以來麤成叢席，實自無心有所希求。

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豈非法門一大盛事哉？雖然，此猶是敘述茲山履歷之意，表揚此藏際會之緣。若據當人一著本來具足，須知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驀豎拂子，云：「皆從者裏流出。諸人若也會得，便見今日諸檀護發殊勝心、成殊勝事，亦皆從者裏流出。且道：者裏又向甚麼處流出？還委悉麼？不辭潦倒明宣破，只恐剜傷好肉瘡。」卓拄杖，下座。

棲水邵文孚居士薦親，請陞座。茹檗首座問：「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令人常憶〈蓼莪篇〉罔極之恩喻覆載。正與麼時，酬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解脫門開喜到來。」進云：「古人道：『今生父母當親近，從本爺娘仔細看。』秖如從本爺娘作麼生看？」師云：「覿面團圞絕覆藏。」進云：「恁麼則生死涅槃皆是夢，嚴慈何處隔纖毫？」師云：「知得恁麼，方解恁麼。」乃云：「雲在嶺頭閒，水流澗底忙，不知何大意，終日自掀揚。諸兄弟！便與麼會，還得心境一如也未？還得物我雙忘也未？若未得心境一如、物我雙忘，到者裏也須是箇漢，方能赤灑無依、風流自在。不見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大慧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我先天童密師翁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從上尊宿直截為人，無非發明者箇端倪，者箇端倪明了，然自亦不知是箇甚麼。若有甚麼可知，即墮在無為無事人，猶患金鎖難行腳。高流參尋箇事，者般旨意大須審細。山僧今日說此無上大法，蓋為文孚居士請薦二親，用報罔極之恩。罔極之恩既報，且道他二尊人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遂卓拄杖，云：「急著眼，莫沉吟，自從股落霜刀後，遍界分明淨法身。」便下座。(居士曾割股療親。)

德水上座領棲水思蓮尼并眾善信送法被，請陞座。僧問：「猊座高登，人天普集，少室家風，請師吐露。」師拈拂，云：「分明秖者箇。」進云：「此是衲僧尋常見解，秖如針箚不入處又如何通信？」師云：「又被白雲迷。」進云：「學人識得和尚了也，且道今日塘棲眾善信齎送法被，功歸何所？」師云：「功歸何所則且置，作麼生是識得山僧底意？」進云：「與麼獅子吼時芳艸綠，象王回顧落花紅。」師呵呵，云：「切忌重露布，撥過那邊立。」僧禮拜，云：「因師置得。」師云：「又要拖帶。」問：「密密金針鋒不露，綿綿玉線縫偏長，到來一眾咸胥慶，師意如何為舉揚？」師云：「惹得春風動地來。」進云：「秖如重重寶蓋自天垂，朵朵金蓮從地湧時如何？」師云：「上座也須著眼觀。」僧禮拜，云：「天上人間得自由去也。」師云：「猶落路頭在。」進云：「意氣不從他處得，風光自是本來同。」師云：「但願恁麼去。」問：

「揭開幔天網，突出獅子吼，百獸盡潛蹤，龍象笑開口。如何笑開口一句？」師云：「炤顧腦門裂。」進云：「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和尚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正恁麼時，坐斷當陽，且道度箇甚麼？」師曰：「更要覓阿誰？」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打，云：「猶要棒喫。」僧喝，師云：「不信道。」問：「那邊親證一回，卻來者邊行履。者邊事即不問，那邊事作麼生？」師云：「覿面相見了，何必又重宣？」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垂拂子，云：「試看者一著。」僧禮拜，云：「到家更不涉程途去也。」師呵呵大笑，乃云：「天然妙手，出格針鋒，繡成古錦金獅現，突踞當陽氣象雄。諸兄弟！似者般容妙，猶是描畫邊事，尚爾驚群絕勝，儼然如活。何不返觀當人一著，向描畫不及處一覷，覷透自家面目，方知此事不從人得。要知此事不從人得，便是玄沙[祝/土]破指頭回雪峰，峰問：『傅頭陀何不遍參去？』沙云：『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教某甲參阿誰？』山僧當時見玄沙明此消息，不覺豁開笑眼，如在萬人叢裏輥出相似。所以，尋常敢道：雲門打釋迦未是好手，臨濟掌黃蘗猶欠忤逆。須知更有一人越過臨濟、雲門之見，方堪語話。既越過雲門、臨濟之見了，又要語話箇甚麼？是汝諸人還知翔鳳老漢立地處麼？自從打落青天後，笑看森羅萬象奔。」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樓水鄒吉人居士為母六秩請陞座。師云：「楊墳深口銕般易過，資福門前直路難行，那來龍象眾，滿座競崢嶸？繞圍聽我法，我法絕形名，白棒當頭指，麤拳覿面呈，都教箇箇風流脫灑，直令人人手眼精明，銕饅頭喫飽齁齁，無米飯克滿騰騰。是則是，忽有箇漢出來問：『秖如今朝者般受用從何而得？』但向他道：『源遠流長棲水綠，萬年森鬱鳳山青。』」卓拄杖，下座。

棲水張瑞宇居士同室夏氏五秩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幻夢浮生五十春，團圞琴瑟共同倫，轉頭一念彌今古，信荷金剛不壞身。山僧已為居士祝壽了也，直得三十餘代老古錐騰身踴躍，合掌證據，云：『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是你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便見當時澧陽路上賣餅婆子因德山肚餓要點心，婆問：『《金剛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擬點那箇心？』山無語，後到龍潭向紙燈吹滅處豁然大悟。且道悟箇甚麼？還是悟三心不可得耶？悟紙燈吹滅耶？伶俐漢向者裏一覷便破，不惟穿卻那婆子風流鼻孔，亦可與老德山把臂共行；若猶未也，謾道咽喉遭餅塞，眼睛突出始超方。」喝一喝，下座。

師六旬誕日，雲間、檇李、霅溪眾護法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今日春風何處來？滿筵龍象盡欣懷，山僧不會欣懷意，但見諸人笑眼開。雖然，山僧既不會，固是窺覷無門。諸人笑眼開，且道明甚邊事？若有所明，因甚山僧不會？若無所明，笑眼開底又是箇甚麼？到者裏，描固不成、畫亦不就，囫圇拋出，莫閒休咎。生銕面皮既絕攀躋，破沙盆子那來歲壽？」乃呵呵大笑，云：「青山耐盡冷冰心，誰道今朝又漏逗？」

解制，陞座。僧問：「九旬已滿即不問，魚龍變化是如何？」師打，云：「看汝轉身來。」進云：「頭角養成忝意氣，大千何處不風流？」師云：「直須腳踏實地始得。」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一句好愁人。」問：「春光和暖百花新，未降王宮已度人，解制今朝即不問，當陽慶讚若為陳？」師云：「本來清淨體，脂粉漫塗糊。」進云：「翔鳳山頭呈瑞氣，缽盂案上獻醍醐。」師云：「妄想幾多人？」問：「嶺上二枝春爛熳，瓊樓玉殿發光輝，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師打，云：「面目甚分明。」僧喝，師云：「棒頭開正眼，端的始知歸。」乃云：「一冬與諸人眉毛廝結，今日擬欲開交，且道箇甚麼即得？若道去則有鉤鉤汝，未免按牛頭喫艸；住則有錐錐汝，也是平地上起堆。爭如鉤也不施、錐也不用，一條古路八字打開，一任諸人南天台、北五臺，逗到羅紋結角之際，忽地踏斷石梁橋、擊碎玻璃盞，寒拾豐干非從外見，金毛師利覿面相逢，方知資福一片老婆心為諸人徹困，自是諸人不會。所以道：『聖號凡名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與麼說話，仔細看來，大似描畫虛空，徒勞指註。且作麼生是真實為人一句？歸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雲間眾居士請陞座。止水問：「昔日嬌尸迦與古佛裝像，果感天主，即今雲間義友十人，請師為眾舉揚，當獲何果？」師云：「且喜春風動地來。」進云：「與麼則昔日古佛，今朝和尚也。」師云：「你又分身兩處看。」進云：「可謂人人開正眼，箇箇豁頂門去也。」師云：「如何是你正眼？」進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師云：「狼藉不少。」乃云：「負沖天氣概，必具參尋眼目；入作家爐韛，須盡妙手鉗鎚。鉗鎚未盡，末後牢關終隔礙；眼目不具，陷身籧篨受迷籠。」驀拈拄杖，云：「然則者箇終朝列列挈挈，長年挺挺特特，具何眼目？入何爐韛？若也辨得，便可七縱八橫，以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瓊樓玉宇掌中觀，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大千沙界腳尖上，即今銕饅頭一任橫吞豎咬，無米飯不妨端坐受供；如或未然，雲間路杳，翔鳳峰高，難弟難兄親到此，也須各各動寒毛。」遂卓拄杖，下座。

住嘉興府石門縣福嚴禪寺語錄

康熙辛亥歲，師受嘉禾石邑眾紳衿諸護法暨本山兩序耆舊請，於九月十二日進院。至
山門。師以杖指云：「此是先師當年開闢之處，英賢代起，盡出斯門。山僧今日到來又且如何舉步？飲水知源開眼笑，銕船無底渡崑崙。」
佛殿。「一言獨稱尊，傍觀幾打殺，多少不平人，含冤而怒說。休怒說，從今不必動干戈，海晏河清唱哩囉。」
伽藍。「自受靈峰囑，千觔擔子挑，我今承護念，庶事賴和調。雖然，更有一句子也要互相委悉。」遂插香，云：「此心無媿赤條條。」
祖師。「眼眼蒼黃色，鼻鼻柏子香，雖然無可語，箇箇舌頭長。咦！不是兒孫今看破，早將家醜外邊揚。」
據室。「若論此事，山僧不敢苟順人情。何故？蓋者裏是先師行綱立紀、為法存公之處，若以本分未徹、履踐未當，糢糊學者，罪犯彌天。且道新福嚴以何為人？一陌清風穿鼻竅，眼開不受自欺瞞。」
當日，眾護法請陞座。問答不錄。師云：「佛法自有時節，因緣不可覆藏。憶自先師辭世，山僧以心喪株守翔鳳，迄今十載，志在鈍钁頭邊鋤雲補衲，遂此餘生。無奈業力難逃，被那隊神通羅漢并諸妙用維摩鉤住鼻端，必欲牽拽至語水河畔。仔細思量，實無計可，只得老牛拖重耙，從迎恩渡過勸農橋，登師堂、入師室、據師座，凡先師所屬疆界一一勉力維持，祖父者片田地處處徹底翻覆，繼往開來悉憑前數，酬恩報德盡在今朝。」遂顧視左右，喝一喝，云：「不是山僧多潦倒，大都父業子承當。」卓拄杖，下座。
護法曹遠思同弟正則、子巖，為母太夫人八十壽，請陞座。僧問：「祝一人無盡之壽，開十方選佛之場，建殊勝緣，作奇特事。忽有箇無面目漢到來，如何相待？」師豎拂，云：「秖將者箇為證據。」進云：「與麼則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去也。」師云：「須是恁麼始得。」進云：「可謂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才。」師云：「此句是重言。」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為是法爾如然？為是神通妙用？」師云：「總不恁麼。」進云：「還丹一粒，點銕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今日太夫人壽誕，請師至理一言。」師云：「千年蟠桃核。」進云：「昔日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有眼盡皆見。」進云：「恁麼則寶劍一揮天地靜，雙眸纔舉斗牛寒。」師云：「脫體任風流。」進云：「學人禮拜去也。」師卓拄杖，云：

「不堪與麼。」僧一喝，師云：「又欠端的。」問：「鐘鼓交參，龍象雲集，滿座風光，承誰恩力？」師云：「杲日見當空。」進云：「恁麼則壽算等空誰比量？福同滄海若為倫。」師云：「何勞讚歎？」乃云：「今日一眾咸集座下，擬聽山僧為太夫人說法稱壽，且道說箇甚麼即得？若說世間法，渠自興家立業、教子育孫，乃至發科發甲、為官為貴，冰霜凜冽、節儉維風，可謂巾幗丈夫，早已傳頌閭里，又烏用山僧彈述其萬一？若說出世法，渠自皈向先師，信荷宗乘將四十載，衛護此山垂老不忘，非宿願弘深，焉能諄切若是？所以，凡海內衲子知有福嚴叢林者，莫不知有曹氏金湯之力。如是，則太夫人壽如福嚴，與天中並垂不朽；壽如語水，同碧玉深濬無窮。直得森羅萬象俱呈瑞彩，山河大地遍覆祥雲，皆是太夫人本有之物，亦是先師光明之幢。是你諸人還覺眉毛卓朔麼？山僧已自忍俊不禁，再為助揚一上。」遂呈起拄杖，云：「不涉陰陽超物表，當堂彌播古今春。」復以拄杖架肩，下座。

薦亡，請陞座。僧問：「一念無為俱坐斷，森羅影裏現全身，此猶是教乘極則邊事，如何是衲僧向上鉗錘？」師云：「又添一箇癡獃。」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即今姜氏超蓮面目何在？」師云：「拶得盲人眼自開。」進云：「了了常知無別物，凡名聖號等浮漚。」師云：「炤顧腳下。」乃云：「浪走江湖，腳跟下三十未為多；穩坐家堂，頂門上一錐已是遲。若是明眼衲僧，直須翻轉面皮，方能克紹綱宗，擔荷箇事。且箇事又如何擔荷？」揮拂子，云：「信手拈，信手舞，大坐當軒孰敢睹？或示太阿鋒，或震塗毒鼓，直得歷代老古錐，箇箇相看把舌吐，作驢作馬掣風顛，現神現鬼相觸忤，撞頭磕額沒處藏，罪犯彌天不可數。不可數，休莽鹵，打破生死關，無佛亦無祖。生死關既已打破，且道已往姜氏即今居何方所？」遂合掌，云：「頓超上品蓮，了脫幽冥苦。」

小參

解制，何君佐居士同室沈氏請小參。「一期忉忉怛怛，且喜眉毛還在，未免因齋慶讚，唱箇好春光，為諸人助行。好春光，好春光，箇箇娘生面目彰，踢翻籮甕沖霄去，擺脫鉤錐步大方。莫靠壁，休倚墻，大丈夫兒貴自強，若使艸鞋不具眼，腳頭常被石頭傷。石頭傷，血染青山路轉長，盡道天涯無日到，誰知回首是家鄉？咄！咄！咄！者獃郎，莫漫狂，三十年前太古話，如今說出不成腔，任他不采聽，自說也何妨？」遂噯呀一聲，云：「笑斷老婆腸。」

除夕，小參。召大眾，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與麼磨裙擦褲，虛度時光了也。今宵卻值臘月三十夜，古人喻為生死到頭，最是急切

底時節。秖如當人腳跟下一著子，合作麼生理會？山僧雖則無事生事，也要大家委悉。倘有直下知歸者，不妨如龍得水、似虎逢山，展托當機牙爪，施呈本有風光；其或未然，更為諸人打葛藤去也。」驀卓拄杖，云：「年去年來春復冬，衲僧巴鼻若為通？瞿曇有口難宣說，摩詰無言謾指蹤。歷劫不磨非向背，當陽突出絕施功，等閒脫體能擔荷，任運堂堂不借中。」

福嚴退院，小參。師呈拄杖云：「盡大地是先師面目，全憑者箇為流通；遍剎塵是山僧行履，了無住著可追攀。雖然，要見山僧行履，須明先師面目；既明先師面目，且道山僧行履在甚麼處？」遂起身云：「多謝勸農橋上雨，殷勤送我出松關。」拽杖便行。

示眾

封鍋，示眾。「觀上座今晚封鍋不為別事，秖為諸兄弟擔囊挈缽、不憚身力，到資福者裏箇箇業為參禪學道、了脫生死。然既為此大事急切而來，豈可辜負？故時就此急切處置一問：秖如禪作麼生參？道作麼生學？生死作麼生了？若向者裏著著有出身之路，答得一語相契，不妨依舊開鍋，大家同住；若答不得，便請撿點行囊，各各散去，資福無閑飯與汝喫，虛度光陰，打鬨過日。蓋緣邇來祖道衰微、禪風澹薄，主席者多懈怠之士、行腳者少正因衲子，遂使參禪學道、了脫生死一段大事因緣卻成虛設，良可痛也。故觀上座今晚捋下面皮，不避嫌謗，逆行此令，弗圖門庭繁盛，只貴正眼流通。」乃顧左右，云：「出來道道看。」一僧云：「文不加點。」師云：「汝者一語在禪上著？道上著？生死上著？」僧云：「和尚撿點看。」師云：「情知你未諳落處，慣弄虛頭。」僧無語，師復高聲云：「還有麼？」良久，眾無出，師云：「不意命蹇。若是與麼，拼身捨命入艸求人，覓箇同伴也不可得。」遂打翻香几，歸方丈。

示眾。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師云：「世尊末後賣俏，如將魚目當明珠；百萬億眾悉皆契悟，也是烏龜撞壁。且道山僧如是批判，意在甚處？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示眾。「門前犬子吠，畢竟有人來，且道是什麼人噩？」眾無對。師良久，云：「原是舊相識，不用別疑猜。」

示眾。舉：「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途有省，乃歎

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師云：「外道最初拂袖便行，卻具衲僧作略，可惜中途捩轉面皮，又向世尊腳跟下納敗，正似靈龜拽尾，自取喪身之兆。」

示眾。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子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云：「當時靈山會上者婆娘亦甚奇怪，惜乎文殊不識來機，青天白日被他迷惑，而下方罔明雖則撥轉關捩，未免泥裏傷刺。若是山僧，總不管他入定、出定，便與他驀面推倒，非惟勦除窠臼，要使瞿曇慚惶無地。」

示眾。舉：「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孚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孚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孚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孚曰：『者老凍膿卻有鄉情在。』」師云：「雪峰稱賞鼓山不必論量，只如孚上座恁麼問、鼓山恁麼答，且道什麼處是他聖箭折處？向者裏見得倜儻分明，便知孚上座只具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鼓山雖明出身路，未解截波瀾，點檢則二俱擔板，各見一邊，若到山僧門下，合喫手中拄杖。何故？賞罰並行。」

示眾。舉：「香嚴上樹，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眾，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香乃呵呵大笑。」師云：「嶮似懸崖，毒如砒礵，纔沾唇吻，便爾喪身。然香嚴老漢固是施機善巧，為什麼被虎頭一問，只得呵呵大笑？還委悉麼？絲綸擲在煙波裏，只為金鱗釣得歸。」

示眾。舉：「五祖演禪師，三佛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銕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腳下。』祖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師云：「五祖老漢不妨是箇當路大蟲，隨處張牙距爪，爭奈三子頭角崢嶸，各展風規，然就中卻被箇返擲獅子攔腳一咬，直至如今未得轉身。」
示眾。師云：「眾兄弟須向本參上親見一番，出言吐氣，自然如龍得水、似虎逢山，不須風雷遍地波瀾，山僧為諸人發揮去也。」遂以拄杖旋風打散。
結制，示眾。師云：「寶劍揮空，誑謔青天；銕蛇攔路，平地賺人。更欲曲垂巧喻，何異淨眼添沙？山僧卻不與麼。」舉拄杖，云：「秖將者箇當陽直指，汝等諸人敢道不見？」復卓拄杖，云：「圓通大震，忽爾喧騰，汝等諸人敢道不聞？見聞既爾分明，者箇元非他物。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見，正體堂堂沒卻身。』既是真實說，為甚麼聲不見？既是正體堂堂，為甚麼沒卻身？若向者裏會得，未入爐鞴早已翻身，未動鉗錘亦自光輝；其或未然，山僧且歸方丈，待汝等來通箇消息。」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一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　清立　超學　超正　尚岑　等編

機緣

師在金粟侍者寮，因費老和尚問眾：「紫羅帳裏撒珍珠，意旨如何？」眾下語不恰，師云：「請和尚炤顧兩片皮。」尚云：「汝又作麼生？」師云：「行觀歸臥去也。」時空巖禪師舉似天水禪師：「今晚公案，惟機兄卻契老漢意。」水云：「也須問過。」師適至，水云：「今晚兄答老漢是什麼語？」師便掌，云：「還不知那？」水云：「也須問過。」

一日，師在方丈前鏟艸，天水禪師問：「古人道：『法堂前艸深一丈。』為甚鏟卻？」師云：「恐兄無下腳處。」水回首指云：「艸漫漫地。」師云：「果然沒殺。」

一日，侍老和尚次，尚問：「大脩行人未審得何果報？」師云：「拖犁拽耙。」尚云：「大造業人得何果報？」師云：「端坐受供養。」尚云：「爭奈以善為惡、以惡為善？」師云：「和尚自生分別。」尚云：「如何是汝不分別底？」師云：「合取口。」尚休去。

一日，尚問：「如何是先炤後用？」師云：「把火捉賊。」「如何是先用後炤？」師云：「驀頭拶看。」「如何是炤用同時？」師云：「禍不單行。」「如何是炤用不同時？」師云：「鬧市裏打坐。」

一日，尚口占云：「眾生有病，諸佛有病；諸佛有病，露柱有病。未審露柱犯底是甚麼病？」師云：「鍼箚不入底。」尚云：「還有轉身處麼？」師與一推便出。

一日，尚睡起，師適至，尚云：「方纔作得一夢，甚生奇特，夢見靈機要做善知識甚急。」師云：「和尚莫誣謗人。」尚云：「汝幾時得惺那？」師云：「老漢猶寐語在。」尚微笑。

一日，因議論某禪師謬答人偷心未死，偷心已死話，尚顧師云：「設有人問汝：如何是偷心未死？」師云：「和尚問處不實。」「如何是偷心已死？」師云：「露也，露也。」

師在金粟，因孝廉周君謨居士相別，問云：「保社源流已領教過，還別有著作麼？」師豎拳云：「只有者箇。」士擬議，師驀口一掌，士搖手云：「者些當不得。」師云：「將謂別有那？」士無語。時孤扣書記在傍云：「今日居士納敗闕。」士云：「同坑無异土。」師云：「陷殺居士了也。」士復無語。

歲荒，師與唐琪園居士遊硤石仙人洞，遍踏屍骸，竟無覓處，遂歸。士謂師云：「今日仙人洞雖不見，卻向鬼窟裏走一遭。」師云：「居士幾時得出頭來？」士云：「大家在者裏。」師與士驀胸一拳，士乃笑。

一日，師與唐居士路次，遇一童子引至仙人洞，洞上有臺，師先躍身而上，見士躡足徬徨，師云：「居士須向者裏懸崖撒手始得。」士以手揖云：「請先。」師微笑云：「又要拖帶在。」

一日，普請種菜次，偶傍僧話及應時及節事，唐居士遽問：「如何是應時及節一句？」師云：「卻值種菜。」士云：「恁麼則根深蒂固去也。」師云：「須是恁麼始得。」

雲表法師拜別，師云：「再住幾日去？」表云：「已飽觀了。」師云：「還有觀不及處麼？」表云：「且待後來。」師云：「要見便見，說甚後來？」表云：「不能得搆。」師云：「自生退屈。」

師問素慥：「正法眼藏既向瞎驢邊滅，卻將甚麼傳持？」慥豎拳，師云：「我不識者是甚麼？」慥云：「三世諸佛也不識。」師云：「不識底是甚麼？」慥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處？」慥擬議，師直打出。

則峰問：「雲門餅，趙州茶，撥擲一邊；無米飯，請師拈出。」師云：「塞卻你喉嚨。」峰云：「百雜碎了也。」師云：「還我碎底來。」峰一喝，師不肯。又一日參次，峰侍立，師云：「塞卻你喉嚨，你作麼生？」峰出禮拜：「謝和尚慈悲，某甲一生受用不盡。」師云：「你爭生受用？」峰打師一掌，拂袖便出。師趕至門外，打一掌云：「未信道在。」

杭州居士同本境數文學入寺茶次，師問：「老居士何處？」士云：「仁和。」士指諸文學云：「者數位俱是楊墳底老虎。」師云：「難得居士敢與同伴。」士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師云：「須知者裏是陷虎坑。」士相顧愕然而去。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老鼠鑽地洞。」僧云：「意旨如何？」師云：「七穿八穴。」

師問泊如：「汝在金粟打七，有甚麼得力處麼？」如云：「一切現成。」師驀伸手云：「拈出現成底來與我看。」如無語。師云：「又不現成了。」如云：「一念回機，便同本得。」師云：「如何是汝本得一句？」如豎拳。師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如起身繞三匝。師云：「不用打之遶，向上道將來。」如云：「鼻孔大頭垂。」師云：「者是娘生已前底？娘生已後底？」如擬議，師將茶驀面潑。

如海禪者呈偈云：「也不讚，也不罵，有耳如聾，有口如啞，萬古一青松，蓋覆四天下。」師云：「我卻不恁麼。」如云：「和尚作

麼生？」師云：「讚則任讚，罵則任罵，有耳不聾，有口不啞，白棒頭邊解轉身，孤風凜凜爍天下。」
師問雪溪維那：「世尊拈花，迦葉為甚麼微笑？」溪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將甚麼喚作正法眼藏？」溪豎拳，師云：「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溪便喝，師云：「喝後聾？」溪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休去。
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驀喚巡炤，僧無語，師便打。進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還我端的來。」進云：「蒼天！蒼天！」師云：「何曾夢見？」
師問心調：「心猿意馬，日夜奔忙，汝作麼生調？」調面熱，師掌云：「狂性未歇。」
天昂問：「世尊初生，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為甚卻被雲門打殺？」師云：「強人慣奪強人手。」昂云：「雲門具何眼目，敢行此令？」師云：「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昂云：「後代兒孫普天匝地，還有與他出氣者麼？」師便驀胸推出。
超質侍次，師云：「莫被那人惑亂。」質云：「恁他風浪起，只是不開船。」師云：「汝憑何伎倆便與麼道？」質云：「男兒自有通天志。」便出。師云：「看腳下。」
師問星幢：「今朝觀音誕日，將甚慶誕？」幢云：「將此身心奉塵剎。」師云：「用許多身心作麼？」幢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不在盃盤上，清茶也醉人。」
居士問：「既是演武場，因甚干戈不動？」師云：「少見敵手。」
僧問：「既是無上醫王，因甚有病？」師云：「知心者少。」
密如初入侍寮禮拜，師問：「鳥窠吹布毛，侍者悟去。我無布毛吹，汝又作麼生？」密云：「今日為侍者。」師云：「權且安汝單。」
師因肚痛，只端為師揉肚，驀喚云：「只端！」端應諾。師云：「我喚只端，汝為甚答應？」端云：「和尚喚，某甲應。」師云：「不是，不是。」端云：「將謂有第二箇那？」師云：「作麼生是第一箇？」端云：「揉肚底。」師云：「揉肚底不是只端。」端云：「猶隔一重在。」師云：「如何道得透徹句？」端云：「揉出肚腸來。」師云：「猶隔一重在。」
師問只端：「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箇甚麼？」端一喝。師云：「汝還知者一喝漏逗麼？」端無語，師便喝。端云：「某甲喝，和尚亦喝，端的在甚處？」師急喚云：「道！道！」端擬議，師便推出。
歲旱，師垂問：「既是資福，合應受用，因甚累及諸人忍飢不暇？」眾答：「不恰至。」卬云：「不是苦心人不知。」

脩六問：「弟子蒙師指示，會得作用邊事，但自己本分事實未透脫。」師云：「汝試摸取眉毛還在麼？」六云：「分明現成，只是未免有疑。」師云：「古人道：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擬心動念，卻又不是。汝作麼生會？」六無語，師打云：「不得向鬼窟裏作活計。」六又無語，師良久云：「還會麼？」六云：「會箇甚麼？」師云：「禮拜了，向汝道。」六便禮拜，師轉身大笑，閉卻門，六復推開門擬問，師直打出。

社木問：「有眼底人看不見，有口底人道不得，和尚作麼生？」師云：「正要覓者箇人。」社禮拜，師云：「會麼？」社云：「不會。」師呵呵大笑便行。

師客黃檗藏閣，有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云：「就向德山棒、臨濟喝處領略。」僧云：「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又要別商量。」僧喝，師便打，云：「且道意旨如何？」僧又喝，師咦一聲。僧少頃呈偈云：「驀面清風過經閣，德山、臨濟處領略，金毛獅子解翻騰，踏透重關真快樂。」師云：「如何是汝快樂境界？」僧舉起兩袖作舞而出，師云：「少賣弄。」

一晚，眾侍立，師舉：「五祖演和尚云：『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諸兄弟作麼生會？試道道看。」時唯觀禪客出眾云：「用窗櫺作麼？」師云：「尾巴斷？」進云：「喚什麼作尾巴？」師云：「正是汝疑底。」進云：「縱橫去也。」師以手作牽拽勢，云：「還在者裏。」觀擬議，師云：「何曾得縱橫？」觀便喝，師云：「遲了八刻。」觀禮拜，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僧驀豎拳，問云：「喚作者箇，則頭上安頭；不喚作者箇，猶落無記。請問和尚：畢竟喚作甚麼？」師云：「沒開交漢最可愁。」僧禮拜，師云：「畢竟喚作甚麼？」僧復豎拳，云：「爭奈者箇何？」便轉身，師打一棒，云：「未在。」

問：「家破人亡時如何？」師云：「還我憑據來。」僧答不恰。至晚落堂，令眾下語，皆不契。次日，琰石至室中云：「家破人亡，覓一物了不可得，和尚更索甚麼憑據？」師云：「若無憑據，你者臭皮囊從何處來？」石禮拜云：「昨被和尚錐劄，偶成一偈云：全憑一箇赤拳頭，打得須彌顛倒走，大地群峰盡著忙，虛空笑破半邊口。」師云：「只如有人笑你，又作麼生？」石一喝，師云：「未識笑在。」石努目云：「醜陋也不識。」師云：「是誰醜陋？」石拂袖便出，師云：「大好識醜陋。」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底面目？」師云：「第二番來向你道。」僧進步，云：「第二番來了也。」師云：「原是起先底。」僧擬

議，師便打出。
問：「閑雲片片，欲住未住；碧水涓涓，欲去未去。未審資福以何拘繫？」師云：「截斷去住，你作麼生出身？」僧云：「男兒若識自家珍，隨處青黃總是春。」師云：「你即今是住？是去？」僧云：「且禮一拜。」師劈脊打，云：「切莫忘卻者一棒。」
問：「一句截流，萬機侵削。請問和尚是那一句？」師舉拄杖，云：「當陽直指，識者知歸。」僧禮拜，云：「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擲退，云：「艸裏漢。」
師問茹檗書記：「我適纔問殿主：『釋迦老子名什麼？』渠無對。汝道名什麼？」檗云：「切忌頭上安頭。」師哂之。
心持入室禮拜，師云：「是誰？」持云：「梅月。」師云：「是誰海月？」持云：「自叫還自應。」師云：「自叫還自應底端的是誰？」持走出，師云：「將謂有兩箇。」
師問：「薦穀堂中事作麼生？」進云：「深領和尚者一問。」師云：「如何是深領底意？」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大似喫飯咬著砂。」
師問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本具箇什麼？不無箇什麼？」僧豎起一拳云：「且道是有是無？」師云：「死了燒了瞥？」僧便喝，師云：「死了燒了，者一喝落在何處？」僧云：「遍界不曾藏。」師休去。
問：「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且道雪峰過在甚麼處？」師云：「不用念言語，須憑正眼開。」僧禮拜，云：「今日謝恩有分。」師云：「作麼生是你謝恩底意？」僧云：「親見和尚。」師云：「辜負我不少。」僧喝，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果然。」
典座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師云：「要向汝道，恐汝不信。」進云：「只如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又作麼生？」師云：「分付典座自安排。」進云：「六六三十六。」師云：「如何是最初一著底？」座震威一喝，石劈頭便打。師又問一僧：「水牯牛作麼生？」僧云：「早已收入欄。」師與一掌，云：「何不道：出入自由？」
殷道人為僧，師問：「鬚髮已除，僧相現前，如何是超佛越祖底意？」殷罔措，師便喝，殷禮拜，師劈脊一拳，云：「睡眼未開，徒勞話會。」
師一日喚悅眾語浪，問云：「堂中有幾多禪師？」浪云：「連公務三十位。」師云：「幾箇惺惺？幾箇瞌睡？」進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師云：「南山起雲，為甚麼北山下雨？」進云：「大家在者裏。」師便與一掌，云：「打濕眉毛。」師舉前話問粲玄侍者

云：「設問著你堂中幾多禪師，你作麼生答？」進云：「瞞不得和尚。」師云：「瞞不得你底是惺惺？是瞌睡？」進云：「一任分別。」師云：「作麼生是你不分別底？」者便喝，師便將扇敲板壁三下。

師問法立書記：「馬祖一喝，意旨如何？」立云：「覿面全提。」師云：「百丈三日耳聾又作麼生？」立云：「腦後一輪紅。」師打，云：「是賞？是罰？」立便禮拜，師云：「何曾識好惡？」

師問茹檗首座：「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作麼生會？」座云：「大小德山舌頭拖地。」師云：「汝向甚處見德山？」座便喝，師便打。

師問燦衲侍者：「達磨來東土作甚麼？」衲云：「西方日出卯。」師云：「意旨如何？」衲云：「何人眼不開？」師云：「也須端的始得。」衲珍重，便出。

一日，師喚祖量侍者云：「山僧要覓箇悟底人與他證據。」量云：「他從來不迷，悟箇甚麼？」師云：「作麼生是不迷底意？」量云：「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云：「分明一句又作麼生？」量云：「目前是和尚，此間是學人。」師云：「目前無上座，此間無山僧。又如何是？」云：「清風拂明月。」師云：「者猶是境邊事。」量云：「和尚作境會那？」師云：「你不作境會，作麼生會？」量與師一掌，師便打，量禮拜云：「太親切。」師以杖擲退。

嵩菴藏主應雲溪請辭行，師拈拂云：「與汝表信。」菴云：「本色住山人要者箇作甚麼？」師云：「若無者箇，將甚麼傳持？」菴撲師膝云：「恁麼則知恩報恩去也。」便禮拜，師劈脊一拳云：「記取，記取。」

僧問：「靈雲見桃花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不疑底？」師云：「鼻孔大頭垂。」進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未徹處？」師云：「逆浪取金鱗。」

師與非眼上座喫茶次，師云：「惠州離曹溪多少路？」眼云：「八百里。」師云：「曾到大庾嶺麼？」眼云：「到。」師云：「當時明上座因甚提不起？」眼擬議，師云：「鷂子過新羅。」

師問二函：「撥艸瞻風，只圖見性，你性在甚處？」函一喝，師云：「此一喝未有端的在。」函云：「將謂別有那？」師云：「作麼生是你不別有的？」函無語，師打云：「將謂別有那？」

師問銕山書記：「如何是你胸襟句子？」山云：「甕裏何曾走卻鱉？」師云：「你試打破甕來。」山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

人？」師起身打一拄杖，歸方丈，山隨後掌云：「已是喪身失命了也。」師復轉身打一拄杖，山禮拜。
明心問：「古人道：『七日不悟，截去老僧頭。』一七已完，還有悟底麼？」師云：「有。」心云：「箇中有幾人？」師便打，心禮拜云：「謝和尚證明。」師云：「證明且置，那裏是你悟處？」心云：「千聖也不識。」師又打，心喝一喝，師復打。
一日，師問祖量侍者云：「靈雲見桃花，悟箇甚麼？」量云：「鼻孔大頭垂。」師云：「玄沙不肯，又作麼生？」量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玄沙？」師云：「畢竟是何意旨？」量彈指一下，師云：「山僧不會者般消息。」量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毒氣逼人。」量云：「某甲罪過。」便禮拜，師休去。
師問擇元：「世尊拈花，意旨如何？」擇云：「覿體賣風流。」師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擇云：「忍俊不禁。」師云：「只如不拈花、不微笑又如何？」擇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師云：「道得一半。」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破米篩。」
師問：「萬法是心光，諸緣皆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本無迷悟，又要了箇甚麼？」祖量侍者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師云：「更須脫盔卸甲。」
師問幻觀侍者：「老僧末後有所分付，你還承當得麼？」者云：「承當得。」師云：「你作麼生承當？」者驀豎拳云：「撐天拄地。」師云：「阿誰不願？」
僧問：「學人不知安身立命處，請師決疑。」師云：「大眾看你敗闕。」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和尚還有為人處麼？」師云：「有。」僧云：「作麼生是和尚為人處？」師云：「待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時向汝道。」僧云：「粉碎久矣。」師云：「贓證在甚處？」僧喝，師便打。僧擬拜，師以杖擱退，云：「脫空妄語漢！」
師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僧云：「突出難辨。」師云：「既然突出，為甚卻難辨？」僧云：「某甲亦不知。」師云：「不知如何會？」僧展手云：「看！看！」師以拄杖擱退。
僧問：「臨濟問黃檗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某甲問和尚的的大意又作麼生？」師云：「有棒不打你。」僧云：「為甚不打？」師云：「只為你不識的的大意。」僧禮拜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打云：「就是你一箇。」
僧問：「香嚴在百丈會下，問一答十，問十答百，為甚到溈山便開口不得？」師云：「只為箚著他痛處。」僧禮拜，師云：「會了禮

拜？不會禮拜？」僧云：「不會。」師劈脊便棒。
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師云：「截斷舌頭看。」僧無語，師云：「古人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與山僧道底還有優劣也無？」僧擬議，師云：「切忌停囚長智。」
僧問：「大冶紅爐烹佛祖，還有不受烹者麼？」師云：「有。」僧云：「請出相見。」師云：「站過一邊。」僧禮拜，師云：「墮也，墮也。」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古廟裏香爐。」又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適纔向那僧道，汝作麼生會？」僧云：「不會，請和尚方便。」師云：「無人覷得破。」
僧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意旨如何？」師云：「還有船隻往來麼？」僧云：「有。」師云：「既有船隻往來，如何吸得盡？」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蹄角甚分明。」「見後又如何？」師云：「疲倦嬾翻身。」
僧問：「如何是學人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以杖指云：「穿卻鼻孔。」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五里一牌。」又一居士問：「如何是弟子本分事？」師云：「十里一舖。」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一溪流水碧。」僧云：「學人不會，請師再示。」師云：「千山起白雲。」
僧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師云：「翻轉面皮看。」僧罔措，師便打。
僧問：「既是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甚有丈六金身？」師云：「你又著相。」僧擬議，師云：「一莖艸蓋卻。」
僧問：「打死某甲也不會，和尚別有方便也無？」師云：「有。」僧云：「有何方便？」師便打。
僧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思量不到。」僧云：「南泉恁麼道又如何？」師云：「驢年去。」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師云：「未必，未必。」
僧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是見不及處？」師云：「拖來拽去甚分明。」進云：「與麼則看破了也。」師云：「如何是汝看破處？」進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師云：「一場狼藉。」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有本多失利。」「罔明是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云：「無錢使萬千。」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你道赭山鹽多少勘？」僧無語，師打云：「無地頭漢。」
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葛藤滿地。」
僧問：「狗子為甚無佛性？」師云：「逢人便咬殺。」進云：「為甚又道有？」師云：「見主便搖尾。」
僧問：「不見一法是為大過，且道是甚麼法？」師云：「是你疑的法。」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明得什麼邊事？」僧云：「知音不必頻頻舉，達者方知暗裏驚。」師云：「猶是靴裏動指。」師復云：「逐夜與諸兄弟東挑西撥，不曾有箇咬豬狗底漢子，還有咬豬狗底漢子麼？」眾無語，師以杖旋風打散，僧向師背後抱住，云：「作麼？作麼？」師便打，僧便走，師復喚問云：「正當恁麼時，還容得你作麼作麼？」僧禮拜，云：「是學人心麤。」師云：「須是還我一轉語，若道不得，打斷你驢腰。」
僧問：「溈山道：『向山前檀越家作頭水牯牛。若喚作溈山，卻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卻又是溈山。畢竟喚他作甚麼？』」師捏僧鼻云：「是溈山？是牯牛？」
僧問：「承和尚有言：『若是悟底人，如龍得水。』學人到者裏，進前無路，退後無門時如何？」師打，云：「快走！快走！」進云：「謝師指示。」師云：「猶在死水裏。」
副戎大翁魏居士呈偈：「學道無別旨，無心便廓然，巍巍大自在，此外別無禪。」師云：「一句當天八萬門。汝會麼？」進云：「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師云：「滴水豈是大海？」進云：「一口吞盡。」師云：「莫是龐公麼？」士禮拜，師哂之。
夜坐，師垂問：「老瞿曇睹明星悟道，且道悟箇甚麼？」眾無語，師云：「幸然答不得，免教惹禍端。」
僧問：「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是何意旨？」師云：「望空啟告。」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我見你見。」僧云：「磨後如何？」師云：「彼此不相識。」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向你道不得。」僧擬議，師打一棒，云：「情知你承當不起。」
僧問：「趙州無，意旨如何？」師云：「當門震塗毒。」僧便喝，師打云：「腦裂也不知。」
僧問：「一火燒卻，畢竟者箇在甚處？」師云：「山前驢喫艸。」
僧問：「般若以何為體？」師豎拳云：「會麼？」僧云：「會。」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云：「露也，露也。」師云：「未露已

前是何面目？」僧擬議，師便掌。復問侍者：「未露已前是何面目？」者云：「遍界不曾藏。」師笑云：「喫飯咬著砂。」
僧問：「某甲因和尚棒下會得箇活句。」師云：「甚麼活句？」進云：「風吹殿角鈴兒響。」師云：「猶是隨境漂流。」
僧問：「既是本有之事，因甚描不成？畫不就？」師打云：「會麼？」進云：「會得底因甚眉毛又在眼上？」師云：「眉毛若不在眼上，又會箇甚麼？」僧禮拜，師云：「敗也，敗也。」
師問僧：「世尊三昧，因甚迦葉不知？」僧云：「金不博金。」師云：「迦葉三昧，因甚世尊不知？」僧云：「水不洗水。」師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相去多少？」僧云：「和尚分疏看。」師云：「你辨別眼何在？」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進一步則腳下艸深三尺，退一步則平地上死人無數，不進不退猶落今時。請問和尚：如何是透脫一句？」師云：「園頭自領去。」僧拜，師云：「更要覓透脫在。」僧起身，云：「拖泥帶水去也。」師打，云：「何曾得透脫？」
僧問：「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直饒一念不生，猶是死水裏浸殺。請問和尚：如何得出窠臼去？」師云：「山僧不敢動著汝。」僧云：「因甚不敢動著？」師云：「要汝自翻身。」僧云：「翻身去也。」師打，云：「大須仔細。」
僧問：「猛虎擒羊，如何救得活？」師厲聲云：「者死畜生。」僧便出，師云：「活也，活也。」
僧問：「古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是有句？」師云：「露柱立庭前。」進云：「如何是無句？」師云：「水上浮漚任去來。」進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你還識問話底麼？」進云：「更不覓知音。」師云：「自倒自起漢。」
僧問：「學人捉倒家賊，請師判斷。」師云：「早已據款結案。」進云：「且道此人還有功也無？」師云：「又作別商量。」進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師云：「剖胸露膽幾人知？」
僧問：「昏沉散亂，不得自由。」師劈面掌云：「惺惺著。」進云：「領略不來。」師云：「青天白日，瞌睡作麼？」僧喜躍而出。
僧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春至百花問，秋來黃葉飄。如何是不凋底意？」師云：「赤骨露堂堂。」僧禮拜，師打云：「還會麼？」僧云：「赤骨露堂堂。」師云：「學我來也。」僧又拜，師云：「墮也，墮也。」
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以何為界？」師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我道無可為界。」進云：「如何得翻身去？」師云：「須是上座始得。」僧便喝，師便打。問：「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師云：「覿面卻相逢。」問：「趙州訪二菴主，主一般豎拳，因甚麼肯一不肯一？」師云：「分身兩處看。」僧便拜，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師云：「語不離窠，墮在葛藤。」問：「走盡千山與萬山，趙州柏子悟由難。」師云：「覿面赤條條。」

僧問：「未結制以前，人人氣宇如王；打七以後，箇箇為甚冰消瓦解？」師云：「爭得到者裏？」進云：「忽有箇冷灰豆爆底人到來，如何接待？」師云：「但向他冰消瓦解處看取。」僧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風流意氣從甚處得來？」僧喝，師便打。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秖如一塵未起，大地收箇甚麼？」師云：「覿面露堂堂。」師拈杖示僧，云：「山僧喚作拄杖，你喚作甚麼？」僧豎指，師打，云：「且道是同？是別？」僧一喝，師云：「未夢見在。」

僧問：「盡大地是學人自己，和尚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你還知落處麼？」僧禮拜，師云：「會了拜？不會了拜？」僧擬議，師便打，云：「空開許大口。」乃曰：「麻三觔也是者箇面目，乾矢橛也是者箇面目，殿裏底也是者箇面目。既是者箇面目，諸人為甚不會？」遂以拄杖打散。

僧問：「馬祖畫一圓相封送徑山，欽師向圓相中下一點，意旨如何？」師云：「你又落在圈套裏。」僧擬議，師打，云：「急須出頭來。」進云：「學人也有一轉語，窮坑填不滿。」師云：「從上尊宿各有悟門，大須仔細咬嚼，切忌攀扯葛藤。諸人還得悟門也未？出來通消息看。」一僧出，云：「咬嚼也是爛葛藤。」師云：「如何是離卻葛藤一句？」進云：「學人到者裏開口不得。」師云：「既有口，為甚麼開不得？」僧便禮拜，師云：「雖然，啞子喫黃連。」次日，問：「趙州洗缽孟話，未審有指示？無指示？」師云：「會取啞子喫黃連。」進云：「知心能幾人？」師云：「切忌自道。」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捏住鼻子，云：「一歸何處？」僧擬議，師打一掌，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會底，他時後日挑了去。」

僧問：「今朝臘月三十日，福嚴法道無消息，請師指出箇中元，令我一生大事畢。」師云：「你但瞠開兩眼看。」進云：「此是學人分上事，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劈頭便棒。進云：「福嚴法道也只得一棒。」師云：「何曾夢見一棒來？」進云：「大眾證明。」師云：「痛癢也不知。」

重塑先老和尚開光日，僧問：「朕兆未分即不問，神光點出意如何？」師云：「開眼便見。」進云：「恁麼則老和尚儼然猶在。」

師云：「你分上作麼生？」進云：「大眾沾恩有地。」師打云：「者一棒少汝不得。」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未在。」
僧問：「善財參妙高峰，意旨如何？」師云：「你還見山僧麼？」進云：「別峰相見又作麼生？」師打云：「還不領會。」問：「文殊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張公多喫酒。」進云：「罔明乃下方菩薩，為甚卻出得女子定？」師云：「李老面皮紅。」
僧問：「學人方纔親見本來面目。」師云：「恁麼則卻成兩箇。」
僧問：「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某甲妄想頓除，作麼生證？」師云：「青天白日又說夢。」進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師云：「作麼生是你底真？」僧一喝，師便棒。
僧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一刀兩段。」進云：「此是古人道底，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你道古人鼻孔與山僧鼻孔還分別得麼？」進云：「一串穿卻。」師便打。進云：「秖如趙州頂艸鞋又作麼生？」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僧展兩手，師復打一棒。
僧問：「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踏不著？」師云：「踏著即禍生。」進云：「杲日當空，因甚被片雲遮卻？」師云：「切忌瞞昧。」
問：「竹篦子，學人放下了。」師云：「作麼生是放下底消息？」僧展兩手，師云：「猶要抖擻在。」
僧問：「祖祖相傳即不問，通身慶快時如何？」師云：「將何憑據？」僧豎左拳，師云：「一火燒卻時如何？」僧豎右拳，師云：「拈一放一，有甚了期？」
僧問：「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既有，作麼生與？」師云：「富贈黃金。」進云：「『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既無，又如何奪？」師云：「貧思索債。」
僧問：「百年三萬六千朝，翻覆原來是者漢，秖如枕子落地，又悟箇甚麼？」師打一棒，云：「打破棺材見活人。」
僧問：「人人有箇本來面目，學人因甚不識？」師云：「岸上蹄踏蹄，水裏嘴對嘴。」
僧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刀下看取。」進云：「趙州戴艸鞋又作麼生？」師云：「證父攘羊。」
師法體違和，魏大翁副戎入山問安，師把住云：「汝道山僧在甚處？」魏云：「蓋天蓋地。」師付素珠云：「昔時盧行者，今日魏居士。」士云：「又來塗污。」師云：「分明記取，無忘此山。」
擇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云：「此問復何來？」擇云：「與麼則地獄天堂留不住，鑊湯爐炭獨稱

尊。」師云：「你向爐炭中拈出些子看。」擇云：「意氣不從天地得，男兒行處火消冰。」師打云：「且道是賞你？罰你？」擇云：「謝師證明。」師又打。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飯須隨眾喫，屎急自家屙。」
居士問：「和尚髮長，為何不剃？」師云：「從來不欠少。」士云：「僧俗也須分明。」師云：「誰與汝論僧論俗？」士以手指師，師微笑云：「又道僧俗不分明。」

垂問五則

未過楊墳渡，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既過渡來，合喫多少棒？
觀音橋許汝進步。胡張三聳身欲過，黑李四倒拽轉來，是何道理？
缽盂案口門向天，人人知道；翔鳳山未肯點頭，意在於何？
諸方說法，攢花簇錦。者裏說法，運水搬柴。你道閻羅大王聞時，作何判斷？
問禪不會玄妙，落筆全無。孔丘既無如是奇特，親近他做甚麼？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二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　成恒　元林　超卓　超啟　等編

勘辨

僧同安參見，問云：「砥柱聖凡關捩子，黑風吹倒意如何？」師云：「黑風吹倒意如何且止，如何是聖凡關捩子？」安進步作抱勢，師便與拓開，云：「推倒了也。」安一喝，師便掌，云：「者掌又作麼生？」安乃打傍僧云：「者掌該是你喫。」師云：「捉敗了也。」安亦云：「捉敗了也。」師云：「將謂，將謂。」

只端參次，云：「素手見和尚。」師云：「本來無一物，說甚素手？」端云：「鼓粥飯氣作麼？」師云：「汝又來吐酸。」端云：「也要和尚知。」師云：「氣息不堪。」端云：「蒼天，蒼天。」師云：「真箇受屈。」

璨衲參，師問：「你是那裏人？」衲云：「興化。」師云：「壺公山為甚生在興化？」衲云：「為伊不生別處。」師云：「端的在甚處？」衲便喝，師云：「我者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汝又作麼生？」衲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請坐喫茶。」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德清。」師云：「到者裏作甚麼？」僧云：「要到杭州去。」師云：「不許借路經過。」僧無語。師問眾：「既不許借路經過，者僧為甚又到者裏？」法立書記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云：「露柱為甚麼懷胎？」立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作麼是你不瞞底？」立拂袖便行。

僧參，師問：「你從那裏來？」僧云：「曹溪。」師云：「還識六祖大師面目麼？」僧云：「不識。」師云：「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師云：「但向不識處會取。」僧擬議，師打一扇，云：「山僧今日罪過。」

僧參，師問：「昨日禪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恁麼會去，多少省力？」僧無語，師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

二僧參，問：「賓主相逢即不問，鍼芥相投事若何？」師豎一指，云：「會麼？」僧云：「少者三拜不得。」便作禮，師云：「特地一場愁。」乃問第二位：「鍼芥相投，你作麼生會？」僧云：「今日親禮和尚。」師云：「未禮已前又作麼生？」僧擬議，乃喝，師云：「遲了八刻。」

僧參：「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喚什麼作一物？」僧便喝，師云：「一物不將來，又喝箇甚麼？」僧無語，師打云：「切

忌傷鋒犯手。」
僧參，自敘在五祖住五載，師徵云：「莫有所得麼？」僧云：「無所得。」師云：「既無所得，莫蹉過麼？」僧云：「饑來喫飯困來眠，有甚蹉過？」師云：「你道閻羅老子來時又作麼生？」僧無語，師驀頭打一扇，云：「大須仔細。」
僧參，師問：「仙鄉那裏？」僧云：「福建。」師云：「幾時過關來？」僧云：「兩三載矣。」師云：「仙霞嶺是甚麼人看守？」僧擬拜，師轉身云：「到即不點。」
僧參，師問：「撥艸瞻風只圖見性，上座性在甚處？」僧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此猶是尋常見解，作麼生是出格句？」僧禮拜，云：「學人今日親見和尚。」師云：「你道山僧意如何？」僧喝，師云：「何曾夢見？」
僧參，問云：「從上諸聖與人抽釘拔楔，和尚將何為人？」師云：「教汝生不得，死不得。」僧云：「佛祖一齊來又作麼生？」師云：「都教立在腳下。」僧禮拜，師打云：「納敗不少。」
僧參，問云：「千里求師，只圖見性，未審性作麼生見？」師卓拄杖，云：「會麼？」僧云：「即此便是麼？」師云：「汝道是箇什麼？」僧佇思，師以杖擱退，云：「夢裏何曾惺得來？」
僧參，問云：「臨濟喝、德山棒是古人為人處，未審資福將何為人？」師豎起拄杖，僧禮拜云：「同坑無異土。」師打云：「陷殺者師僧。」
僧參，師問：「仙鄉那裏？」僧云：「江西。」師云：「還記得未生前消息麼？」僧舉起茶鍾，師云：「者箇是已生底，如何是未生底？」僧云：「和尚為甚打作兩橛？」師云：「作麼生是上座一橛底意？」僧無語，師笑云：「且請茶。」
僧參，師云：「仙鄉那裏？」僧云：「湖廣。」師云：「父母未生前在甚處？」僧云：「學人不會禪。」師云：「汝為甚喚作禪？」僧無語，師云：「入地獄如箭射。」
報恩僧參，師問：「如何是報恩得力句？」僧云：「沒有得力。」師云：「恁麼則蹉過了也。」僧云：「不蹉過。」師云：「如何是汝不蹉底？」僧無語。師云：「大好不蹉。」
僧參，師云：「汝來也。」僧罔措，師云：「將謂家中人，元來門外漢。」
僧參，問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請師一接。」師云：「且喜到者裏。」僧側耳作聽勢，師掌云：「裝聾作啞作麼？」僧云：「大眾記取此語。」師叱云：「他時後日叫屈去在。」
僧參，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阿那箇是智？」僧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親見山僧且止，如何是上座底智？」僧便

喝，師云：「者一喝山僧卻不會。」僧云：「某甲到者裏也不會。」師云：「山僧也不會，上座也不會，是箇甚麼意旨？」僧又喝，師云：「好與三十拄杖。」僧禮拜，云：「某甲今日小出大遇。」師云：「請坐喫茶。」

僧參，纔開口，師驀胸擒住，云：「汝擬伸問箇甚麼？」僧面熱，師便推出。

僧參，問云：「如何是得力句？」師云：「挑不起。」師卻問：「如何是你得力句？」僧便喝，師云：「得力句不在喝上。」僧云：「在甚處？」師云：「禮拜了，向汝道。」僧禮拜，師驀頭一踏。

僧參，師問：「仙鄉那裏？」僧云：「江寧。」師云：「來者裏作甚麼？」進云：「特來親覲和尚。」師云：「山僧眉毛與汝眉毛撕結，汝還有受用也無？」僧無語，師云：「猶隔大千在。」便起身入臥室。

僧參，問：「父母未生前向甚處相見？」師以手打壁示之，僧舉頭，師便喝，僧云：「相見後又作麼生？」師云：「切忌！切忌！」

僧愧菴參，展坐具，問云：「在麼？在麼？」師云：「早已刺腦入膠盆。」進云：「莫不是者箇麼？」師云：「你將謂別有那？」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云：「又落第二頭。」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云：「和尚莫要亂打。」師又打，僧扭師拄杖，師直打出，云：「亂統禪和。」師因見倔強，故當面錄出，以示大眾。

僧參，師云：「從那裏來？」僧云：「瓶窯來。」師云：「曾帶得瓶來麼？」僧云：「帶得來。」師云：「試呈似山僧看。」僧無語，師云：「可惜有瓶無口。」

僧參，師云：「我有一轉語問你：天目山高多少？」僧云：「從來無蓋覆。」師云：「因甚在山僧腳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自甘埋沒。」

僧參，師云：「聞汝從江西來麼？」僧云：「是。」師云：「曾帶得甚麼來？」僧呈坐具，師云：「依稀越國，彷彿揚州。」僧一喝，師云：「秖如一喝不作一喝用，又作麼生？」僧云：「禮拜和尚。」師便打，云：「納敗不少。」

僧參，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師便掌，云：「會麼？」進云：「棒喝交馳，諸方亦爾，資福宗乘，如何舉唱？」師云：「汝還會棒喝落處也未？」僧一喝，師便打，進云：「此猶是棒喝邊事。」師又打，云：「情知你盡力跳不出。」僧又喝，師云：「秖如一喝不作一喝用，又作麼生？」僧又喝，師拈拄杖趁打，云：

「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云：「艸賊大敗。」僧起身侍立次，師問：「幾時到者裏？」僧云：「清早特來求單。」師云：「向在何處住？」僧云：「福嚴。」師云：「既在福嚴，又來求單作麼？」僧無語，師便轉身，云：「將謂，將謂。」僧云：「和尚不得向者裏推托。」師云：「何曾夢見山僧來？」僧云：「恁麼去也。」師叱云：「者弄泥團漢。」

僧參，師問：「仙鄉那裏？」僧云：「福建。」師云：「那一府？」僧云：「泉州。」師云：「東西兩塔立虛空，明甚麼邊事？」僧云：「今日卻好到資福。」師云：「未到資福已前意作麼生？」僧云：「和尚還要第二杓。」師云：「甚麼說話又是途路邊事？」僧云：「和尚自生分別。」師云：「如何是上座不分別聾？」僧便喝，師云：「舌頭拖地了。」僧云：「今日不著便。」師呵呵笑，云：「自知較一半。」

僧參送鞋，師問云：「達磨隻履西歸，上座一隻從甚處得來？」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腳跟托在和盤上，夢眼不開最可憐。」僧擬議，師以目視云：「將謂你是箇漢。」

僧參，師問：「本來無一物，布帛果品從何而有？」僧頓足一下，師云：「卻不是。」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拈起布云：「會麼？」僧云：「供養和尚底。」師云：「轉不相當。」僧便拜，師疾入臥室。

僧參，師問：「眠房錢即不問，艸鞋錢還也未？」僧云：「步步踏著。」師云：「虛生浪死漢。」又問第二位：「你作麼生？」僧云：「初參。」師云：「參箇甚麼？」僧無語，師云：「將謂你是行腳。」

僧送圓，師云：「你送我圓是何心行？」僧頓一足，師云：「此箇是者裏底，作麼生是麻城底？」僧云：「和尚將謂有兩箇鼻孔。」師云：「試向我出氣看。」僧無語，師一喝，僧又無語，師云：「將謂，將謂。」

僧參，師云：「未到者裏，不妨疑著；既到者裏，冰消瓦解。疑著則不問，如何是冰消瓦解？」僧云：「謝和尚今日放參。」師云：「如何是你放參底端的？」僧拊掌兩下，云：「有甚麼不端的？」師云：「猶涉兩三。」僧便禮拜，師云：「刺腦入膠盆，便是你一箇。」

有暫到僧撞入方丈，禮拜起，問：「學人不敢造次，請師答話。」師厲聲云：「你為甚麼落在陷虎坑裏？」僧擬議，師拈棒，僧云：「何以見得？」師便打，云：「死活也不知。」僧無語，師連棒打出。

僧參，師問：「從什麼處來？」僧云：「金粟。」師云：「康僧尊者手中金瓶重多少？」僧一喝，師云：「者一喝未是金瓶邊事。」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打，云：「借口喫飯漢。」

僧參，師問：「甚麼時節奔馳不歇？」僧云：「雲從龍，風從虎。」師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世尊不知。意旨如何？」僧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師指云：「恁麼語話無立地處。」僧喝，師亦喝。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福嚴。」師云：「福嚴還有為人處也無？」進云：「有。」師云：「如何是福嚴為人處？」進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話頭也不顧。」僧禮拜，師云：「艸裏漢。」

僧參，問：「西來祖意，請師直指。」師云：「簷前喜鵲叫。」僧云：「不會。」師云：「耳聾自不聞。」

早參

早參。師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無語，不得轉機，此是大慧老人為蛇添足處。資福則不然，喚作竹篦不觸，不喚作竹篦不背，一任著語，一任施機，諸人還知落處麼？」眾佇思，師以拄杖一時趁散。早參。問：「一念未生前，請師答話。」師云：「也秖是箇川藠苴。」問：「萬法如何歸一？」師云：「簷頭雨滴聲。」僧云：「者是萬法，畢竟如何是一？」師打，云：「劈頭來也。」乃云：「大眾！適纔者僧問：『一念未生前，請師答話。』山僧向他道：『也秖是箇川藠苴。』若向者裏會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出氣；者裏會不得，騎牛覓牛未有了日。」

早參。師問僧：「世尊初生，意旨如何？」僧云：「蓋天蓋地。」師云：「雲門一棒打殺又作麼生？」僧云：「笑底笑，哭底哭。」師云：「未在。」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以扇頭便打，僧云：「和尚扇某甲喫，某甲扇教誰喫？」師又打，云：「分付你了也。」僧與師一推，云：「放過即不可。」師又打，僧亂扭師扇，師復連打呵斥，云：「亂統！何不向蓋天蓋地處露出咬豬狗底手腳？直操到底，便與山僧推倒坐椅大拳一頓，豈不彼此痛快？」師見僧沉吟，乃起身，云：「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早參。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師云：「赤體露精光。」進云：「秖如者僧又作麼生？」師云：「一點氣息也無。」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意旨如何？」師云：「披襟慶快時，無法可商量。」進云：「恁麼則逍遙自在去也。」師云：「非汝境

界。」問：「雲收兩歇即不問，一片晴空事若何？」師云：「幾時到者田地？」問：「言前薦得，未是作家；喝下承當，猶成鈍置。且道如何即是？」師云：「情知你無著落。」進云：「覿面相呈無向背，一點當陽亙古今。」師云：「如何是亙古今底消息？」進云：「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師云：「猶是說道理。」

早參。師問僧：「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僧云：「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師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僧云：「看破了也。」師云：「看破箇甚麼？」僧云：「手長衫袖短，腳瘦艸鞋寬。」師云：「世尊不拈花，迦葉不微笑，又作麼生？」僧云：「伸腳元在縮腳裏。」師云：「未在。」

早參。問：「人人頂天立地，箇箇鼻頭相似，為甚多少人向者裏活埋？」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將謂和尚別有長處。」師打，云：「切忌被山僧活埋。」進云：「瞞卻大眾去也。」師云：「話頭亦不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你但放下竹篦看。」僧擬議，師便打。問：「高峰大師云：『四句中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且道是那一句？』請師指示。」師云：「突出眼睛看。」進云：「高峰即今在什麼處？」師劈頭便棒，僧一喝，師遂以杖擲退，乃云：「三世諸佛只道箇人人頂天立地，歷代祖師只道得箇箇鼻頭相似，活埋、不活埋是諸人分上事，與山僧有何交涉？」良久，遂顧視左右，云：「鈍置殺人。」

早參。眾侍立次，師顧左右云：「彼此丈夫兒，豈可無血氣？」眾無語，師拈拄杖旋風打散，拋拄杖於地便行。

早參。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云：「覿面相逢。」進云：「如何是有位真人？」師打，云：「棒打不回頭。」僧擬議，師云：「者死真人堪作甚麼？」

早參。知藏巨範問：「正與麼時，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驀面便掌，云：「會麼？」進云：「恁麼則賊身已露。」師云：「捉敗也不知。」乃云：「眾兄弟！好一則機緣，還知落處麼？且道賊身已露，是山僧分上？是知藏分上？有道得底麼？」眾無語，師便趁散。

早參。師云：「父母未生前，一則舊公案，佛祖雖提起，未曾有決斷，資福老婆心，為汝重判斷。且道作麼生判斷？」以拄杖旋風打散。

早參。問：「風吹不動，雨打不溼，如何是風吹不動？」師云：「因甚顛倒到者裏？」進云：「如何是雨打不溼？」師打，云：「會取前言好。」師云：「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家無白澤之圖，

必無如是妖怪；佛既出世、祖既西來，干戈四起，家賊作祟。幸有木上座在手，時時與他整頓，切莫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早參。師云：「立雪齊腰，斷臂安心，猶是向外馳求，將心與汝安，覓心不可得，也秖救得一半。且道者一半又作麼生？不辭向汝說，秖恐罵阿爺。」
早參。師問竹叟：「你在堂中參甚麼話頭？」叟云：「竹篦子話頭。」師云：「竹篦子話是甚麼人道底？」叟無語，師打趁出。少頃，師喚竹叟，叟近前，師云：「古人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轉機，不得無語。速道！速道！』你道速道箇甚麼？」叟擬議，師又打趁出，叟回首，師云：「枯骨頭上覓什麼汁？」
早參。師舉：「僧問曹山：『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山云：不醫。僧云：為甚麼不醫？山云：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令眾下語不契，師代云：「知和尚奈何不得。」又云：「若不是某甲，幾乎誤服藥頭。」
早參。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云：「今日又被你鈍置。」復云：「山僧者一轉語有兩負門，若人撿點得出，許他親見大通智勝。」
早參。師問石航知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航云：「家醜外揚。」師云：「秖道得八分。」復云：「山僧三十六年前見天童先師翁頌云：『世尊拈花，脫體風流；迦葉微笑，通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秖見拈花微笑，山僧彼時得箇入處，自是諸人不咬嚼。雖然，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早參。問：「世尊三昧，迦葉不知，因甚麼微笑？」師云：「情知你覷不破。」僧擬議，師以杖擲退，云：「鈍置殺人。」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瞌睡作麼？狸奴白牯卻知有，不為分外。請問和尚：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瞌睡作麼？」僧一喝，師拈棒打出。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既不假言說，如何顯實義？」師良久，云：「會麼？」進云：「恁麼則寂寂無言說，寥寥亙古今。」師云：「如何是亙古今底消息？」進云：「蓋天蓋地。」師打一棒，云：「者一棒是賞你？是罰你？」僧無語。師云：「猶欠轉身在。」
早參。兩敘立次，師云：「昨夜燈籠鑽入露柱鼻孔裏去，鼻孔打箇噴嚏，吹出一隊瞎驢到者裏。既到者裏又作麼生？」師良久，云：「有屈無伸處，抱頭哭蒼天。」
早參。師云：「思量不到處，分明秖者是，信手拈來看，猶隔萬重山，直須恁麼會，方透祖師關。」

早參。問：「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學人一念不生，還有過也無？」師云：「有過。」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一念不生。」問：「上根人來如何施設？」師云：「山僧不施設。」進云：「中根人來如何相見？」師云：「山僧不相見。」進云：「下根人來如何接待？」師云：「山僧不接待。」進云：「和尚畢竟作麼生？」師云：「你道拳頭好？巴掌好？」

早參次，師云：「便是者些兒，有甚別奇特？不識兩眉橫，那會鼻子直？」

早參。師問眾曰：「燈籠露柱與你自己，一箇？兩箇？」一僧出云：「和尚莫打作兩橛。」師云：「作麼生是你一橛？」僧云：「禮拜和尚。」師云：「昭昭靈靈堪作甚麼？」又僧云：「一任分別。」師云：「作麼生是不分別底？」進云：「不妨疑著。」師曰：「囫圇吞棗。」又僧出，默豎左指，師云：「露柱鄴？」僧默豎右指，師云：「者般見解，何曾夢見？」

早參。師默豎拄杖云：「眾兄弟面目分明，贓證現在，若不領會，怎怪得山僧？」遂卓拄杖一下便行。

早參。師問指奇維那云：「前日臨濟賓主句，汝道箇獅子咬人，韓盧逐塊，大似喫飯咬著砂，帶累山僧牙齒痛。今日忍俊不禁，為汝舉了又作麼生？」那云：「主則不賓，賓則不主。」師云：「畢竟事又作麼生？」那云：「將謂和尚是臨濟兒孫。」師以扇打云：「須是恁麼始得。」晚參次，師語那云：「清晨下語不恰，試再轉一手眼看。」那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何不早恁麼道？」那擬議，師打出。

早參。問：「祖師心印，狀似銕牛之機。如何似銕牛之機？」師云：「劈頭來也。」僧云：「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住。」師云：「是誰分上？」僧云：「阿誰無分？」便禮拜。師以拄杖卓僧背，云：「記取，記取。」師良久，復云：「記取箇什麼？」遂擲杖，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早參。問：「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錯過了也。且道錯過箇甚麼？」師打，云：「會麼？」進云：「須知有不錯過者。」師云：「作麼生是不錯過底？」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炤顧腳下始得。」乃云：「釋迦鼻孔，達磨眼睛。」豎拄杖，云：「杖頭突出，覿面分明，是箇甚麼？」卓拄杖，云：「瞎。」

早參。師云：「昨晚者僧問：『在麼？在麼？』山僧答他：『早已刺腦入膠盆。』眾兄弟！向刺腦入膠盆下轉一語看，若也道得，恰好救得者僧。」有僧出云：「和尚昨晚打我同參，頭顱打破，今日要打和尚。」師云：「你還知痛癢麼？」進云：「將謂別有。」師

打云：「者掠虛漢。」一僧云：「百雜碎。」師云：「自傷己命。」又僧云：「若不入水，怎見長人？」師云：「見長人後又作麼生？」進云：「面目現在。」師云：「似則似，是即未是。」進云：「和尚疑則別參。」師云：「是何語話？」一僧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師云：「未在。」進云：「今日捉敗者老漢。」師云：「不顧自己。」又僧云：「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師云：「腳跟未穩在。」

元旦，早參。「新年頭有佛法，新年頭無佛法，古人俱道了也。康熙十三年一句子，諸人還知落處麼？」卓拄杖，云：「切忌辜負山僧。」

早參。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據虎頭？」師云：「山僧騎在你背上。」僧云：「如何是收虎尾？」師云：「死活也不知。」僧禮拜起一喝，師云：「遲了八刻。」

早參。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看你頂天立地。」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和尚赤心片片。」師疾以杖擲退。問：「分賓分主即不問，赤鯉化龍事若何？」師云：「潑天潑地任縱橫。」僧擬議，復一喝，師便打，僧禮拜，云：「已生頭角去也。」師云：「遲了八刻。」良久，師召僧，僧應諾，師云：「好不伶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前是勸農橋，後是天中山。」遂以掌摑口，云：「不合為人注腳。」問：「七日以前把住也，則瓦解冰消；七日以後放行也，則縱橫自在。未審把住是？放行是？」師云：「你自分別看。」進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師云：「鼻孔因甚在山僧手裏？」僧一喝，師便打。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承師答云：『前是勸農橋，後是天中山。』意旨如何？」師云：「你昨夜云：『青州布衫著得了也。』猶覓甚麼勸農橋、天中山？」僧罔措，師便打，僧云：「看破了也。」師云：「作麼生是你看破處？」僧云：「推倒天中山，截斷勸農橋。」師云：「未是你分上事。」僧一喝，師云：「轉見不堪。」

晚參

晚參。師顧左右云：「汝者班驢漢堪作甚麼？不見古人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明甚麼邊事？」良久，云：「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晚參。問：「春光將過半，萬物盡皆甦，惟有兩莖眉，依然眼上敷。」師云：「一火燒卻時，兩莖眉在甚麼處？」僧云：「遍界不

能藏。」師云：「此是學來底，作麼生是汝胸襟獨得底句？」僧云：「露也，露也。」師不肯。一僧云：「伸腳只在縮腳裏。」師云：「如何是汝縮腳底意？」僧喝，師打，云：「亂喝。」乃云：「遍界不曾藏，露也，露也，伸腳只在縮腳裏。天下衲子十箇有五雙，道得相似，只是未明，一火燒卻，兩莖眉在甚處？」隱山禪人出眾禮拜，云：「記得去年正月半，今年又見點紅燈。」師云：「恁麼則被時節變換了也。」山無語，師便打。

晚參。舉：「古人云：『諸庄旱損，吾總不憂。但室中舉狗子無佛性話，四五百眾未有一人明得，是可為憂。』秖如狗子無佛性話作麼生明？大家道道看。」至卬云：「寶劍當頭截。」師云：「趙州意在甚處？」卬云：「全身在裏許。」師良久，顧左右，云：「莫更有道得底麼？」眾無語，師云：「觀上座為汝等道去也：寶劍當頭截，全身在裏許，此語甚分明，今日為君舉。」便歸方丈。

晚參。眾不問話，師云：「古人道：『我若問話，管教老漢下座。』」便立起身卓拄杖云：「果然難得其人。」行數步，復顧左右云：「可惜許。」

晚參。問：「大地無寸土，挑底是甚麼？」師打，云：「會麼？」進云：「會。」師云：「作麼生會？」進云：「日日出普去，挑底是者箇。」師云：「者箇是甚麼？」僧喝，師打，云：「喝後又作麼生？」進云：「簷前雨滴，分明歷歷。」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復卓拄杖，云：「日日普請去，挑底是者箇。若識得者箇，達磨來東土不敢動著，二祖往西天不敢覷著。為甚麼不敢動著？動著即禍生。」

晚參。卓拄杖云：「出來道道看。」嵩菴云：「某甲有一句子未到資福，早已呈似和尚。」師云：「山僧也早與汝相見。」菴云：「即今事作麼生？」師便打，菴喝，師云：「再喝喝看。」菴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云：「識得汝。」

晚參。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又作麼生？」師云：「刀子鏨？」僧一喝，師以杖擲退，乃顧左右云：「眾兄弟！還識刀子麼？」驀豎拄杖便起身，至卬隨後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云：「切忌失卻。」

晚參。師舉：「古德云：『從上來事秖在而今。』如何是今日事？還是坐立儼然是？聽板過堂是？」虛知藏云：「和尚惜取眉毛好。」師云：「上座眉毛鏨？」藏云：「某甲罪過。」師打，云：「者一棒是賞你？罰你？」藏云：「也不消得。」師云：「大須咬嚼。」

晚參。問：「獅子窟中獅子，旃檀林裏旃檀，法戰場中為甚麼不肯一人？」師打，云：「一棒一喝。」進云：「出群須是英靈漢，勝

敵還他獅子兒。」師云：「因甚在山僧腳下覓？」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炤顧沒頭水。」乃云：「眾兄弟！菩提路闊，解脫門開，要去便去，要來便來，思量甚麼？」卓拄杖一下。

晚參。師舉：「德山晚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翔鳳則不然，問與不問總不打他。何故？好肉不敢剜瘡，淨地豈堪塗污？」卓拄杖一下便行，復回顧左右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晚參。師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堪笑當年成現物，至今話柄口頭傳。」

晚參。問：「大脩行人不落因果，因什墮埜狐身？」師云：「張三仙人帽。」進云：「不昧因果，因甚脫埜狐身？」師云：「李四道士冠。」進云：「恁麼則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師云：「如何是你不離行市底消息？」僧喝一喝，師便一棒。良久，師復云：「話許你答，只是汝未會在，試再轉一語看。」進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縱橫舒卷總由他。」師云：「未在。」又一僧出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師云：「也未在。」又一僧云：「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師默然。又一僧禮拜，師復舉問之，僧云：「不會。」師云：「不會是甕中鱉，會是天邊鷂。」便行。

晚參。問：「昔有僧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行。婆云：『好箇師僧，便恁麼去也。』意旨如何？」師云：「驀直去。」進云：「後來趙州去問，又是甚麼心行？」師云：「驀直去。」進云：「臺山婆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師云：「驀直去。」進云：「只如不涉途程一句又作麼生道？」師驀與一棒，云：「叫休不肯休，與我作冤讎。」進云：「恁麼則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云：「且莫詐明頭。」便行。

晚參。師云：「春日晴，黃鶯鳴，眼裏看，耳裏聽，聽聽看看甚分明，此時若不翻身去，長安路上摸壁行。」

晚參。問：「文殊出不得女子定，為復是退己讓人？為復是法爾如然？」師云：「恁麼見解，何曾夢見文殊？」進云：「罔明出得女子定，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抑人揚己？」師云：「恁麼見解，何曾夢見罔明？」僧禮拜云：「大人作用果與尋常不同。」師噓云：「臭氣逼人。」復云：「要識文殊麼？」以拄杖拈向左邊云：「過者邊。要識罔明麼？」以拄杖向右邊云：「過者邊。要識瞿曇麼？」將拄杖橫起云：「會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晚參。師云：「八字打開，和盤托出，鬼面神頭，驢腮馬嘴，覿面分明，莫言不道。」卓拄杖，便歸方丈。

晚參。典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案板上刀。」進云：「恁麼則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

「如何是目前底消息？」座便喝，師與一掌，云：「者一掌又作麼生？」座歸位，師噓一聲。
晚參。問：「疏山造壽塔，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大嶺為甚道和尚此生決不得塔？」師云：「只為三文錢。」進云：「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因甚道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師云：「舌頭華破了也。」進云：「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因甚道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師云：「你試自檢點看。」進云：「只如學人渾身徹骨又作麼生？」師云：「你道得塔不得塔？」進云：「覿面露堂堂。」師打，云：「點破則不堪。」
晚參。問：「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有一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未審如何救得？」師云：「今日出頭來。」
晚參。問：「如何是生？」師云：「劈頭一棒腦門開。」進云：「如何是死？」師云：「翻身背後看。」進云：「如何是不生不死？」師云：「幸是可憐生。」
晚參。問：「傅大士法身句，還許學人逐句問否？」師云：「離卻法身道一句來。」僧云：「道不出。」師云：「你真到道不出底田地那？」僧擬議，師以杖擲退。
晚參。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忽有箇無言語底出來，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你又開許多口作麼？」
晚參。問：「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甚麼？」師云：「道過了也。」僧無語，師便打。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畢竟是箇甚麼字？」師便展兩手，僧無語，師打云：「好不領略。」復云：「若論此事，最條直，絕覆藏，也無玄妙，亦無奇特。豈不見方巘那僧問：『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山僧答他：『道過了也。』且道是答他語？是明古人意？若有具眼者，試出來點破看。」一僧出云：「老老大大為人下注腳。」師云：「也須點破始得。」又僧云：「不可頭上更安頭。」師云：「作麼生是頭上不安頭底？」僧云：「不是心，不是物。」師云：「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僧云：「也是者箇道理。」問：「不是心，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云：「向你道不是心，不是物。」忽抗聲云：「又要覓箇甚麼？」問：「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畢竟是箇甚麼？」師劈頭一棒，僧無語，師以杖擲退。良久，僧復云：「某甲本參看破了也。」師云：「作麼生是你看破底消息？」僧云：「大海無魚，大地無塵。」師云：「此是古人底，作麼生是胸襟流出底句？」僧喝，師云：「未夢見在。」僧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秖道你未夢見在。」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頂天立地赤條條。」

晚參。問：「兩問臺山路，二句驀直去，祖師恁麼舉，勘破婆子意。」師云：「你又刺腦入膠盆。」僧擬議，師以杖擱退，云：「好翻身，不翻身，愁殺人。」師云：「當時六祖大師道：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山僧即不然。」以杖擊旛，云：「急薦取。」

晚參。問：「山河大地從妄想而生，妄想若滅，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云：「會取妄想。」問：「彼此燒作一堆灰，向什麼處相見？」師云：「許多狼藉。」僧禮拜，師云：「畢竟向什麼處相見？」僧無語，師便打。

晚參。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如何是有句？」師便與一棒。進云：「如何是無句？」師云：「你還知棒頭落處麼？」進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云：「又要倚傍山僧在。」進云：「畢竟句歸何處？」師云：「你是何處人？」僧禮拜。師云：「不合與者僧打葛藤。」乃云：「眾兄弟！山僧恁麼答話，盡是老婆禪，明眼衲僧覷破，觀上座無容身之地，幸得眼親手便。」遂卓拄杖，云：「險。」

晚參。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一時烘熱鬧。」進云：「院主鬚眉墮落又作麼生？」師云：「帶累你問話來。」進云：「二句已蒙師指示，年窮歲盡事如何？」師云：「彼此赤條條。」僧禮拜轉身，師隨後棒云：「腦後猶欠一槌。」進云：「也是節外生枝。」師云：「切忌節外生枝會。」

晚參。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師云：「只為你太廉纖。」乃云：「古人見你不會，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要會頭角四蹄過得底麼？福嚴門前天寬地闊。要會尾巴過不得底麼？便是諸人今日疑底。」

晚參。問：「風雨颯颯即不問，錦鱗破浪事如何？」師劈頭打，云：「喫得棒也未？」僧一喝，便拜。師云：「猶要點額在。」良久，復云：「者僧問得亦是，秖是不解破浪，山僧為諸人點化去也。」遂拋卻拄杖，歸方丈。

晚參。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百鳥啣花獻？」師云：「門前水流東。」「見後為甚百鳥不啣花？」師云：「灶底火無煙。」進云：「學人今日與和尚相見，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師云：「要會便會，休要穿鑿。」進云：「分明月在海花上，看到梅花且已幽。」師云：「元來又恍惚。」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請問和尚：如何是及第歸？」師云：「要你自翻身。」問：「善才參德雲：七日不相見，為甚在別峰相見？」師笑云：「今日方覿面。」進云：「且道妙高峰與別峰相去多少？」師棒云：「你且喫棒看。」僧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

被風吹別調中。」師云：「也要捏著鼻孔始得。」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復棒云：「不信道。」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　如章　寂智　超瞽　超鑑　等編

落堂。師問眾云：「若是赤臉毒蛇，開口便咬；冤家債主，出眾理論。」眾許久無語。師云：「資福與麼入艸求人……」語未絕，一僧突出拜云：「今晚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師云：「汝道是甚麼人？」僧云：「和尚試檢點看。」師云：「汝看者略虛漢。」僧一喝。師云：「此喝未有主在。」僧云：「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師叱云：「只管亂道！汝此見與日前有一僧初見我問他：『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上座著艸鞋行腳，明甚麼邊事？』僧云：『明破即不堪。』師徵云：『汝便明破也何妨？』僧云：『和尚不妨疑著。』」乃云：「此僧自無立地不識話頭落處，與汝今晚答話無二。何故？汝道：『今晚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山僧問：『汝是甚麼人？』汝道：『和尚試檢點看。』與者明破即不堪相似。又云：『和尚不妨疑著。』豈不是一隊亂統？」僧無語。師復種種痛叱衲子沿習時解眼腦不清之弊。復云：「參學若無真正眼，腳頭常被艸鞋欺。」

落堂。問：「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一竅，未審是觸？是背？」師云：「背觸且置，如何是虛空一竅？」僧擬議，師便打，復云：「適來者僧問：『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一竅，未審是觸？是背？』山僧答他：『背觸且置，如何是虛空一竅？』若識得者一竅，三世諸佛也是者一竅、歷代祖師也是者一竅、天下老古錐也是者一竅、山僧也是者一竅、諸人也是者一竅，動則雷轟電掣，靜則海晏河清。且道如何是者一竅？」眾無語，師拋下拄杖便歸方丈。

落堂。師云：「早間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山僧向他道：『放下竹篦看。』既放下竹篦，又看箇甚麼？」良久，云：「趯得便回真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

落堂。僧問：「今宵完七，大事已畢。」師遽徵云：「作麼生是大事已畢？」僧無對。師令眾下語，久之皆不契，至叩吹滅佛前燈，師便歸方丈。

落堂。師呈拄杖，云：「有眼皆見。」卓拄杖，云：「有耳咸聞。向上一著子，切忌囫圇吞。」

除夕，落堂。問：「古人烹白牛分歲，未審和尚將何分歲？」師云：「掀翻無底缽，粒米不曾餐。」進云：「恁麼則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云：「如何是分明底意？」僧喝，師便打。復云：「昔人烹白牛分歲，也是越分家風。山僧看來，者一頭牛阿誰

欠少？」拈拄杖，云：「若向者裏會得，便見兩角撐天、四蹄踏地，拽斷鼻頭，放甚臭屁？」遂擲下拄杖，便出。
落堂。師云：「團圞沒縫罅，覿面峭巍巍，覷透無生路，翻身撒手歸。且歸後一句作麼生道？卻被白雲多漏泄，青山箇箇笑眉開。」
落堂。問：「空劫已前無影樹，撐天拄地赤條條。」師云：「山僧不敢動著你。」僧禮拜，師云：「倒也，倒也。」
落堂。居士問：「無影無蹤時如何？」師云：「露頭露面。」進云：「併卻咽喉唇吻時如何？」師云：「漏逗了也。」
落堂。問：「古人道：『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未審作麼生用？」師云：「待你到恁麼田地便知端的。」進云：「恁麼則學人會了也。」師云：「你作麼生用？」僧豎一指，師打云：「自討棒喫。」問：「臨濟問佛法大意，黃檗賜棒。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若作奇特會，入地獄如箭射。」進云：「恁麼則土上不加泥。」師云：「不是者邊消息。」進云：「如何是那邊消息？」師打云：「啐。」師云：「眾兄弟！切莫思量，思量轉見鈍置。豈不見古人道：『寧使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古人恁麼舉揚，心肝五臟剖向諸人面前，此時不會，更待何時？」卓拄杖便行。
落堂。師驀豎拄杖，云：「大眾！從主至死只是者箇，疑箇甚麼？」喝一喝，師便行。
除夕，落堂。僧問：「古人烹露地白牛分歲，未審和尚將什麼分歲？」師云：「幸得人情好，飲水共知甜。」進云：「恁麼則學人霑恩去也。」師云：「如何是你霑恩處？」進云：「學人道不得。」師打云：「又道霑恩。」乃云：「眾兄弟！觀上座只有者兩句子，會得，飲水知恩；如不會……」卓拄杖，厲聲云：「切忌妄想。」
打七，落堂。師喫滾水次，以水彈地，云：「如龍得水，似虎逢山，解能如此，平地波瀾。箇中若有英靈漢，免得山僧為指南。還有恁麼人麼？」眾無對，師以杖打散。
落堂。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鵲知風，鳩知雨。」進云：「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且道主人公在甚麼處覿？」師打云：「自甘喫棒。」問：「描不成，畫不就時如何？」師云：「露也，露也。」乃卓拄杖，云：「秖者是，莫擬議，更欲別思量，又是從頭起。」
落堂。師云：「問也問了，答也答了，如何是胸襟流出的句？」一僧云：「打刀須是邠州鋌。」師云：「你道邠州鋌從那裏得來？」僧驀豎拳，云：「從者裏得來。」師云：「何用邠州？」僧無語。

師云：「弄虛頭漢。」又僧云：「甕裏何曾走卻鱉？」師云：「知與麼，何不與麼？」僧亦無語。師云：「同坑無異土。」
落堂。問答畢，復舉：「晚參問僧：『趙州因甚道狗子無佛性？』僧云：『看破了也。』山僧云：『看破在甚處？』僧云：『今日終七。』山僧云：『終七且止，本分事作麼生？』僧一喝。山僧云：『暗地自點頭。』據者僧恁麼答話，雖有繩墨，若是狗子無佛性，猶欠會在。且狗子無佛性話又作麼生會？若也道得，不枉今日終七；若道不得，山僧放出趙州狗子，咬殺諸人去也。」遂以拄杖一時打散。時九如隨後，師回顧問：「狗子為甚麼無佛性？」九云：「學人不敢道。」師云：「為甚不敢道？」九云：「恐喫棒。」師便打。九云：「果然。」師連棒趕趁，九便走，忽撞著露柱，師云：「露柱撞倒了也。」
落堂。師云：「還有一撥便轉底衲僧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如無，山僧為諸人指箇捷徑本分一著，不須別覓，但向腳跟下一咬咬住，瞠開兩眼，看者咬住底是箇甚麼？到者裏，直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便是諸人放身命底時節。」遂顧左右，云：「眉毛咸卓豎，埋沒好風光。」卓拄杖，云：參。
落堂。舉：「翠巖道：『一夏為諸人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還在麼？』古德云：『作賊人心虛。』資福則不然，一夏為諸人東說西說，且喜眉毛還在。大眾！者裏合得甚麼語？有道得底，出來道看。」秦月云：「羞也不識。」石麟云：「請和尚歸方丈。」師云：「總是見端的在。忽有箇漢出來道：『某甲若道，直令老漢無藏身處。』雖然如是，山僧罪過。」
落堂。「衲僧家發言吐氣，須要應時及節。作麼生是應時及節底句？斬新條，行新令，拄杖突出來，箇箇須乞命。」以拄杖一時打散。
落堂。舉：「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世尊不知。意旨如何？」眾下語不契，師顧祖暈侍者云：「你作麼生會？」者云：「某甲不會。」師云：「你是會了不會？不會了不會？」者云：「不會，不會。」師云：「秖者不會，疑殺天下人。」
落堂。師以杖指祖像，問眾：「者漢來東土作甚麼？」芥舟云：「不為別事。」師云：「畢竟為甚麼事？」舟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師云：「我歸方丈，干你甚麼事？」舟云：「和尚探頭太過。」師便起身出堂。
終七，落堂。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簷前兩滴聲。」進云：「青州布衫，意旨如何？」師以杖擲退，云：「抖擻看。」問：「山河大地從妄想而生，妄想若滅，山河大地是有？是無？」師云：「會取妄想。」

源流頌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會？」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師曰：「脩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染汙，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頌曰：

竿頭浪跡驀然翻，突出常光腦後寒，迥脫名模全灑落，頓超物表絕遮欄。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在衡嶽常習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來問曰：「坐禪圖作什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菴前石上磨。師曰：「磨作什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師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悟，心意豁然。(頌曰：)

爛艸堆邊豈活埋？鞭繩拽脫兩眸開，腳頭自爾超方用，獨奪威獰降禍胎。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參馬祖，侍行次，見一群埜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埜鴨子。」祖曰：「甚處去？」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扭師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擽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頌曰：

好肉遭錐不自瞞，含冤負屈幾愁歡，雖然殺活全機用，末上鉗錘更禍端。

第四世黃檗運禪師，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于塔傍，師乃請問祖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言：「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百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得；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一日，丈問：「甚處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遂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人今日親遭一口。」頌曰：

蠱毒家門出異嘗，驢頭馬嘴突然彰，堂堂廓爾無差互，直截單提不覆藏。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會中，時睦州為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檗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復云：「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為汝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汝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回黃檗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一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曰：「侍者！引者風顛漢參堂去。」頌曰：

過橋截斷橋來路，得路便填路往程，劍戟干戈俱撩卻，專為赤手白拈精。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裏，嘗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聞得，問曰：「汝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後又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汝憑個什麼道理與麼道？」師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者兩喝。」師復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納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開堂日，拈香云：「此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頌曰：

龍宮虎穴試爪雄，到底誰知伎倆窮？伎倆窮兮恨莫徹，翻思昔日瞎驢翁。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汝看者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趁。頌曰：

拶透紅爐鐵一團，烘烘烈烈逼寰間，引他出窟金毛子，返擲當前吐氣難。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李史

君守郢州，請師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盧波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錄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何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頌曰：

禹門三級浪高遊，截斷洪波得自絲，嶮巇灘頭重插腳，踏翻滄海玉輪浮。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晚居風穴會中，穴勉擔荷大法，師曰：「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什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拄杖歸方丈。侍僧問曰：「念法華因甚不秖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鶺鴒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念法華下語？」頌曰：

閑門破戶要支撐，爭奈兒孫忤逆行，掉臂昂然歸去也，迥超物外震家聲。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師頌三玄三要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妄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頌曰：

山窮水盡未歸蹤，狹路相逢始見窮，覿面投機無個事，赤身從此振宗風。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師後室中插劍一口，以艸鞋一雙、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人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頌曰：

驢鳴狗吠聲聲鬧，鐵眼銅睛亦斷腸，客路思鄉眠不得，抬眸忽覺已天光。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參慈明總院事，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院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出，師偵之小徑，搦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汝去。」明曰：「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一日明上堂，師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頌曰：

斬釘截鐵無多子，陌路知歸出格流，十字縱橫明殺活，拖犁拽耙自悠悠。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聞伊過橋遭擷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偈，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岐曰：「汝見昨日打畝儭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頌曰：

等閒撥動鉤頭線，未解翻騰度碧霄，忽爾衝開泥水路，清光透脫任逍遙。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參白雲，遂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語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遂疑，私自計曰：「既悟了明得說得，如何卻未在？」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頌曰：

官街驛路禁行夜，便是人間未肅時，不得將軍親努力，那能端拱太平基。

第十五世圜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部使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侍立次，問曰：「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遂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遍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參得禪也。」頌曰：

相逢未許春光好，別有高高格外天，忽得到來風月夜，不愁無處樂瀟然。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什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有問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頌曰：

不守舊來閑田地，被人換卻別山居，長年傲骨渾如醉，一任煙霞漾翠廬。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見虎丘，侍行半載，頓明大事。丘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頌曰：

聾人撞入瞽人隊，賣醜家風不可名，彼此渾無巴鼻事，轉深思處轉憎生。

第十八世密菴傑禪師，參應菴，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荅曰：「破砂盆。」菴頷之。未幾，辭白省覲，菴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缽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躲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頌曰：

贏得一雙窮相手，分文不值甚家珍，填溝塞壑郎當甚，古佛聞風亦動嗔。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參密菴。菴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頌曰：

劍樹刀山羅剎域，鑊湯鑪炭鬼門關，閻王終不受斯考，識破其中總是閒。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初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作。」後至靈隱破菴，居第一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於侍傍大悟。後開法，一香供破菴。頌曰：

青波無透月何來？炤見眉毛八字開，萬別千差俱歷落，滿懷風趣絕安排。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在無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跳-兆+孛]跳，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此病礙在胸中。十年後，過浙東、天目兩山，偶佛殿前行，忽然抬眸見一株古

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樸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頌曰：

腳下蹤繇路可行，目前未透總非真，豁然觸發渾無礙，任運堂皇廓古今。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謁雪巖，纔問訊，被打出。後凡入門，巖便問：「誰與汝拖者死屍來？」隨即打出。後因睹五祖真贊，忽然打破疑情。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巖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巖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對，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偶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在網羅中跳出，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頌曰：

打破棺材是活屍，明明瞠眼又思惟，雖然再得翻身轉，鼻孔何曾向上垂。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流泉有省，詣高峰求證，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底源。峰書真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頌曰：)

獅子咬人沒忌諱，象王蹴踏詎容窺。張牙距爪機輪露，無位真人脫灑歸。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見中峰，峰問：「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斥之。師求示法要，峰授以狗子無佛性話。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食貓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天地一時清朗。復往質峰，峰問：「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食貓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頌曰：

半途煙雨濕眉端，未獲風吹那得閒，歸到畫堂山色暮，一聲玉笛喚開顏。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謁千巖，巖便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以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一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汝也瞎。」師曰：「瞎！瞎！」巖命師充第一座。一日，巖上

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震威一喝，拂袖便行。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頌曰：

廓徹師資盡滅門，擎頭帶角氣雄奔，崑崙踢轉無回互，匝地風雷海嶽昏。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久依萬峰，峰付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頌曰：

正法眼藏都滅卻，撐撐拄拄是何宗？誰知無事生多事，鼓弄人家罪莫窮。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因睹松有省，見寶藏，具陳悟因。藏斥之，遂親炙座下。一日，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個見解？」師乃發憤。至第二日，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頌曰：

拽翻自己閑巴鼻，一摑天輪透頂關，峭峭巍巍孤卓卓，當堂奮出爪牙班。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於萬峰機下有省，遂廬于洞庭山。後一僧呵其見解，師即棄菴詣東明。一日，明問：「曾見人否？」師曰：「見萬峰。」明曰：「萬峰即今在什麼處？」師罔然。明曰：「恁麼則何曾見萬峰？」師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香燈繩斷墮地，廓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緜，明曰：「老閣黎承嗣萬峰去。」師曰：「和尚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遂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擲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頌曰：

見得乾坤大似斗，如何撥著便糢糊？眼光廓落超方外，始信從前不丈夫。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因海舟造塔院，斧傷足有省，乃充火頭。一日負柴，舟見曰：「將棘刺去作甚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遂起疑曰：「和尚畢竟是個什麼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炤之，豁然大悟，作偈呈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不是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頌曰：

天自蒼蒼水自清，銀鉤鸘鉤渡江人，反流棹轉村邊岸，得路歸來滿面春。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參寶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北京。」曰：「別有去處麼？」師曰：「隨方瀟灑。」曰：「曾到四川否？」師曰：「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寶豎拳曰：「還有者個麼？」師曰：「無。」曰：「因甚卻無？」師曰：「非我境界。」曰：「如何是汝境界？」師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師拂袖便行。寶乃付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頌曰：

放開一線針來往，掣斷玄津鱗鼓腮，吸盡太湖千萬頃，滔天浪湧響如雷。

第三十一世絕學聰禪師，依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秖為不了。」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奇乃付偈曰：「道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群陰？輔成架海金樑子，佛缺方知補浩任。」師後居龍泉寺，有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僧問：「今朝孟夏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個圓相。頌曰：

春園爛熳花浪潑，弄蝶爭妍撲鼻香，日落茆簷天色晚，一輪霜月炤池塘。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參絕學，便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學厲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洗菜次，偶一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不著，忽有省，遂攜籃歸。學見便問：「是什麼？」師曰：「一籃菜。」學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後與學圍爐次，學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學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即有，佛眼覷不見。」學曰：「子還見麼？」師曰：「某亦不見。」學曰：「為什麼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真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學深肯之。頌曰：

河頭水向河頭賣，就手贏錢就手彰，一段風流惟自得，綠叢翠裏帶歸香。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聲有省，直造北方參笑巖求證，巖曰：「汝將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師具實荅。語中間，巖驀趯出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師話端一齊打斷。師通夕不寐，明晨佇立簷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當下脫然。一日，巖入堂曰：「我者拄杖要與人，有要底麼？」首座曰：「某甲要。」巖曰：「汝要作麼？」座曰：「要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巖以杖架肩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躍然下禪床曰：「恁麼須分付某甲往前迎取。」巖笑曰：「汝當久久執持一番，始可打艸去也。」乃贈一笠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頌曰：

衣錦丈人遭打劫，渾身脫落赤條條，從茲撒手還鄉後，萬古清寧樂舜堯。

第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因挑柴過一山灣，見一堆柴突露面前，忽有省，遂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幻曰：「汝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感。一日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時幻遷北京，乃往覲，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幻曰：「汝又作麼生？」師曰：「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幻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驀豎拳，幻曰：「老僧不曉得者是什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又一日，幻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幻囑師扶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頌曰：

巢頂鐵船獨駕時，閻浮界闊縱橫機，分明顯煥無私也，一道真風掌握歸。

第三十五世費隱容禪師，初參壽昌、博山及雲門，皆不能了手。有偈見志曰：「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踏今時路？」後聞密雲和尚過越寓吼山，遂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雲以番菩提珠便打，師曰：「錯。」雲又打，師便喝，雲秖管打，師秖管喝，至第七打，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見一切冰釋，直下似塊鈍鐵。一日，雲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雲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雲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便喝，雲曰：「喝後墮？」師曰：「更要重說偈言。」雲便休去。頌曰：

橫吞佛祖氣昂藏，虎口翻身步大方，突現三頭并六臂，羅龍打鳳顯威光。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四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　超洧　超源　定禪　昌賢　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

廓落孃生面，橫身便截流，軒昂吞宇宙，大地孰為儔。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腳跟纔動涉淆訛，更把鉤牽犯手多，盡謂機前都漏洩，詎知平地起干戈。

長爪梵志與世尊索論議。

深藏鬼窟建昇平，何處消閒可樂身，陸地踢翻波浪黑，豁開天日見全真。

世尊因乾達婆王獻樂。

一絃撫動顯靈機，物物頭頭盡展眉，妙運風流多意氣，卻將迦葉作猜疑。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

覿體風光杳莫名，摩胸告眾已多爭，醫來死馬成何用？賺及平人落火坑。

世尊示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

開口已經遭打殺，臨終又賣醜行藏，生平浩氣難收拾，死到棺材也發狂。

武帝問初祖：「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有貨不愁無買主，如何賤把本錢虧，分明有理終難訴，獨自凄凄暗渡歸。

祖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大師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

潦倒胡僧入草深，令人白日暗中尋，神光特地施三拜，也是門栽荊棘林。

百丈埜狐。

脫卻破氈氅，通身衣錦歸，雖然榮耀極，埋沒自家威。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白刃交鋒絕擬倫，纔分利鈍喪全身，鉤頭有餌難吞吐，傀儡抽牽見活人。

臨濟示眾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

座。
藏身只在一毫裏，鬼臉揉來面目殊，誤賺許多迷夢客，攀花折柳逐岐途。
三句。
一筆丹青畫不成，更加點綴始分明，縱饒巧設多般態，何異靈龜拽尾行。
臨濟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
家門弗禁每招災，惹得韓盧逐塊來，徹困老婆心未死，猶憐稚子不成才。
臨濟將終，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
千年鈍鐵夜生光，聲價遼天孰敢當？不意逆兒先捉敗，等閒拋出賤如蜣。
趙州訪二菴主。
尋常家活人人具，一種風流識者稀，三寸舌尖鉤鎖處，誰能指出趙州機。
國師三喚侍者。
三應三呼，負汝負吾，慣將惡水，覿面糊塗。咦！遍界明明藏不得，何須特地費分疏？
首山竹篦子。
腦後拈來活似龍，當陽獨脫杳無蹤，堪憐滯殼迷封者，海闊天遙路不通。
大梅住山後，馬祖令僧往問曰：「和尚見何道理，便住此山？」梅曰：「馬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
秤錘落井不須尋，擬欲追蹤墮更深，徹底窮源無變易，豈墮塵世逐浮沉。
香嚴上樹。
現成風月沒多般，上樹生涯卻似瞞，笑裏賊身藏不得，惡聲流布遍塵寰。
興化擯維那。
白棒當頭徹骨貧，更加趁出絕疏親，賺他無限盲聾漢，開眼都云打克賓。
靈雲見桃花。
靈雲有眼花邊失，貽累玄沙摸壁行，入艸且深人不委，至今狼藉滿江城。
大溈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證龜成鱉意何憨，語的言端轉不堪，可惜肝腸剖露了，空開笑臉卻羞慚。
法眼二僧捲簾。

覿面相呈人易會，舌頭翻轉許誰知？可憐一對郎當漢，開眼遭他腦後椎。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

栴檀雕就紫金身，特地逢迎意氣親，慚愧瞿曇清白眼，無端又著一沙塵。

城東老母，不欲見佛。

川流縱出競奔騰，桂棹橫空截未能，識得源頭皆是水，任他波浪碧層層。

泗州大聖。

出門車馬可驅馳，酒喫長安正樂時，義膽相逢添醉後，遙聞千里動愁思。

陳操見資福。

街頭驀撞舊商人，買賣如何見得真？不但兩家都失利，從前知己反相嗔。

雲門一曲。

老大蹤蹵應事乖，護身只靠一招牌，零零落落渾無樣，能使瞻風動遠懷。

女子出定。

無端畫地卻成牢，一任神愁鬼慟號，泥裏刺藏輕撥出，等閒誰著眼睛高。

五祖三佛侍立。

一個膠盆黑夜擲，說青道白顯奇言，誰知破業郎當子，惹得哀聲送出門。

僧問曹山：「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山云：「不醫。」僧云：「為甚不醫？」山云：「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抽人筋骨拔人腸，勝似蠱家蜜裏礵，此是單傳百驗訣，不須他處覓奇方。

俞道婆賣油餈。

何處春風動故情，笙歌堆裏醉平生，不嫌陋質街頭露，捏出油餈活眼睛。

睦州因秀才過訪會二十四家書。

秀才學藝世無強，睦老荒疏一點彰，公諭有誰遮得眼，惹他酸透鼻尖香。

無業禪師示眾云：「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直饒一毫頭凡聖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

拈出些兒釘眼睛，誰知睛是眼中釘，謾言擺脫超方外，白日愁聞鬼哭聲。

福嚴容老和尚，僧參，尚問：「那裏來？」僧云：「杭州來。」尚云：「還得江西信麼？」僧呈坐具，尚云：「不是者個消息。」僧近前，尚便打。

的的江西帶信來，驀頭一拶別疑猜，現成三昧都忘卻，贏得烏藤到額腮。

書問

老人命代復曾心空居士

昨接華翰，謂達摩西來盡大地是善知識，寧必金粟而稱法窟哉？山埜道：居士不惟數千里外覿面相逢，抑且穿卻古今老凍膿鼻孔了也，但未能撒手掀翻到古人放身命處。所以偈語中雖有本據可窺，似未灑落根蒂。何故？不疑之地，時人知有，拈提得來，早已落二。須知威音那畔、空劫已前，箇箇眉橫眼露，壁立萬仞，必無待達摩西來方顯發斯端倪耳。然山埜因風吹火，未委居士面門又向何處躲避耶？速道！速道！

復海鹽張禹侯居士書

接尊翰足三載矣，披靡日病，未能酬復，深見居士為道敦篤，猶不我責，而又殷殷垂注，以好音頻寄，媿荷山中，何可克當？謝謝！細讀來示，謂向蒙慈誨，奚啻振矇？但塵緣未斷，牽絆者多，惟念念兢兢，以不克副為懼。即此數語，以墮細膩泥穿，似未直截猛省提究為切，須知此事實不恁麼。古有抱子弄孫、色色如舊之語，此段景況，願居士勿生異見，別作途程，只向此處咬著，自看塵緣何物？牽絆何人？然雖與麼，貧衲有口，終不說破，須是張禹侯自肯點頭，方敢指出。且道指出箇什麼？速道！速道！

復福嚴靈嶽和尚

祖庭重任，非有力大人莫能荷負。吾兄繼席三載，道望丕著，誠可謂克家者矣，欣羡欣羡。茲復退已讓人，乃以推舉之責相屬，弟何敢當。然以愚見，別選住持，能否未定，莫若吾兄久任斯席之為愈也。且先人已有惟德是託之囑，幸高明裁之。肅此布復，不一。

與梁日章居士

只是一箇梁日章，當下腳踏實地去，天下善知識不奈你何。何故？只為識得梁日章真，不受欺瞞。若于梁日章外別有枝葉可攀，正是拋家浪走，于梁日章分上全無交涉。來諭所謂說時忽覺清亮過時，活如荷莖之露，實難捉摸。苦！苦！此苦未是苦，忽若風翻荷葉，露全歸水，梁日章又在甚處安身立命？者裏道不得纔是苦。雖然，山埜為梁日章早道了也，梁日章還覺面熱否？

與北京張顯侯孝廉

士大夫信此道者最難，能誠信而力行者尤難。今居士既誠信矣，力行矣，便好將箇無義路話頭，拶碎生死窠窟。直得信亦不立，行無所行，便是到家時節，方不辜居士一番決烈志氣耳。

復朱太赤文學(二則)

蒙垂顧，不惜眉毛，與居士葛藤一上，殊覺狼藉不少。此無他，蓋謂青天白日無處藏賊，故不得已和贓捉敗，已為居士覿面證據了也。將謂直下承當，別無岐路，誰知偷心未死，又來納敗？今幸人贓現獲，轉送臺前，若係真賊，計贓定罪；若係假賊，要求山埜慈悲通箇消息，好與當頭一棒。若諳棒頭落處，則便見真贓現前，更無消息可通，亦無真假之見存於胸次，向人定奪可否？惟作得主、把得定，施機發用隨處自在，與從上乃佛乃祖及天下老凍膿一鼻孔出氣，更非別人。雖然，是賊識賊，未審居士異日相見還解轉身否？咄！直饒轉得身來，猶是竊物以當家寶，急須火速拶出蓋天蓋地一段光明從胸襟流出，纔是法門真種艸也。

又

承教謂：滯紅塵四十五年，也自知不是百年常住。只此兩語，便是居士歎息光陰、省察生死之念切。正當此際，切忌別覓安身，就向此大男小女、米鹽酒肉裏輥作一團，昏陀陀地上振起精神，看父母未生前此段境界從何而有？今既推撥不開，一口氣不來時，又向何處安頓？到者裏，盡居士聰明知解，胸中所有韜略總用不著，須是居士刻刻痛念無常、時時警覺生死，回頭自看，看來看去，看到水窮山盡處，豁開兩眼，伸手摸著鼻，不覺大笑一場，方知此大男小女、米鹽酒肉不是別物，乃是當人破暗慧炬、刮目金鎞，借此翻身直入安樂家鄉，纔是紅塵堆裏快活自在漢也。不見唐時有箇龐公看破此事，將家財拋棄湘江，作一偈：「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宋時又有箇楊傑翰林，摸著龐公鼻孔，忍俊不禁，亦作一偈：「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

更說無生話？」看者兩箇措大俱是紅塵俗漢，各占本地風光，便解賣弄世、出世間大事，又何曾以大男小女、米鹽酒肉而作拖累之見乎？雖然，更有一處淆訛，只如龐公道：「不婚不嫁。」楊又道：「須婚須嫁。」兩邊不立，中道莫居，請居士別具手眼，通箇消息看。因兩次來翰諄切，山墜亦不覺饒舌至此。

復沈虎臣居士

敬讀尊諭，有見道之資而未得入道之要，蓋為拋棄利刀快斧，不能直下劈破生死窠窟，以致奇巧識情蘊為家賊作祟日深，不獲自在。此病非獨居士無由淨絕，盡大地人未得心眼融通便墮此境者，比比皆是。今無別法為居士曲垂方便，但請居士自認自家是家主，直據家中堂堂正坐，然後左之、右之，眼見、耳聞，歷歷分明，畢竟承誰恩力而能號令一切？當恁麼時，向箇裏作得主、把得定，不被諸塵作鬧、好醜存情，便是安家樂業時節。任他佛來、魔來、天來、神來，擬欲窺越此箇堂奧，不消咳唾一聲，永自迴避無門。縱使家賊作祟，亦不須著心排遣，而但云賊，賊已自迷頭怖走于無邊方矣！此是當人應驗契券，執炤在手，歷劫至今，疆界分明，無敢移易絲毫許。居士更須摸取自家鼻孔與三教聖人鼻孔，一耶？二耶？苟若一二存見，鼻孔卻成兩箇，未免隨賊奔馳，錯認山河作眼睛是還家消息，而不為劫掠者幾希！向後不識居士又向何處住腳？速道！速道！

復海鹽張小白內史

山墜孤巖抱拙，與世疏渺，兩蒙台護，破格垂注，非乘願山頭，莫能發此誠至之心，而信荷若是耶？謝！謝！承施金牛飯，為令公郎百日之囑，即舁應供堂，招諸和尚子，箇箇喫得飽齁齁，不惟使令公郎冥路逍遙，即尊家亦獲福無量矣。山墜忍俊不禁，為之饒舌，讚和云：但願春風吹不老，瞎驢笑得口門開。此復。

復虛白西堂

舊臘爾璘來，見所敘述，已知上座生平之學，殊不介意。及見與慈老師夢中一段因緣，又知上座有肩荷之志。然從上來事，任重非輕，須有堅忍乘願之力，方堪克紹。若忽然與麼、忽然不與麼，則欣厭取舍之念未忘，不逐落花紅片片，定隨流水碧層層矣。更欲山

僧禪板發落，有何益哉？雖然，賊原無種，慈老師難辭其責。現有真正白拈，立待上座翻轉面皮，始見親切。

復福嚴古風和尚

福嚴祖庭，弟已繆住三載，兄今光燦師室三年，可謂名既正言亦順矣！但欲推譽繼席者主行其事，與曹護法商議敦請，又不在弟為今日之長而區區及此也。況師門昆季尋常可否？惟兄備悉。弟自去秋病目至今，昏昧尚未清脫，萬一有失，正來諭所謂當此時風衰薄之際，經歷人情意況，殊覺寒心。非兄多年舊識，莫能發此真切之諭，使弟痛感至言也。聊此艸復，統祈垂諒，謝謝不盡。

與至卬西堂

書至，別後履歷大概俱已備悉，但福塘風景未是弘道之時，吾徒久戀在斯，似非究竟。山僧去秋九月受福嚴檀護之請，以此心無媿，勉力維持，而叢林庶得安妥，龍象俱各遵規，恍若先人冥助之力，亦一快事也。想吾徒聞此，必發英概之志，以為人急切之願，束裝出嶺，互相輔弼，以光祖室，此是山僧之所重念焉。惟吾徒勉其行，以慰所望。

與滇南茹蘗西堂(二則)

山僧去秋九月赴石門福嚴之請，雖有數百衲子輻輳其間，而朝夕為人提挈，殊覺神倦，思上座以履真實、踐臂力之助，而末由所致。茲得書，欣快殊甚，然尤見有殷念思慕之誼，故特具數行與上座束裝下來，互相輔弼，以光祖庭，是山僧之所屬望，亦是上座利人行志之時也，幸勿以筋力不逮他事為辭。至囑！至囑！外法語三則，理直詞暢，但初則於轉折處似覺寬緩不切，宜知之。
又
前七月初，有復書一通與上座，決志離楚，以赴冬期之職。不意書未入覽，而具豐、一燈二禪者至。此番跋涉之勞，益見上座以遠馳殷切之心，念我多矣。所寄難得之物，次日即專僧分惠翔鳳，而福嚴一眾俱感飽鮥之力，非山僧所能筆盡其意。二禪者辛勞殊甚，腳未寧暇，又復著渠與涵禪同往，非有宿契之緣，安能若是？惟上座體斯心，速斯行，毋辜老倒之懷，以失眾望。不盡。

復石門曹遠思司理

先師主持法門，為此寺一代中興，當以臨濟正宗三十一世為傳。其高僧、神僧、聖僧，別有品列，非從上統係所關，幸囑諸秉筆者為荷。紀年錄、行實及遺囑語，謹以奉覽。

復曹遠思司理留再住福嚴

前接台翰，伏讀至再，不禁感泣，復承玉趾枉顧，殷勤獎慰，益覺赧汗無地矣。足徵大護法深念祖庭而垂情于衲，如此一字一句發于肝膈，衲非木石，敢不銘心鏤骨乎？但衲過福嚴時，于資福諸職原議以三載為期，今百事廢弛，人心解散，若久假不歸，即同棄置。若云兩處兼理，而以衰邁之年心血枯槁，顧此失彼，得不為智者所竊笑乎？至于同門中別請，實天童讓迭主之式，既曰嗣法者例皆有分，即宜次第住持，庶為法門盛事，非僅為飭讓以息諍也。承護法之所以諄諄誡勉者，本為深體令先慈之德、曲盡金湯之誠，在衲于勢必不能留，于理正宜引退，去就之義，庶乎不苟。伏望護法矜其豕鹿之性，早賜還山，幸適餘年，始終佩德，臨穎無在，惶悚待命之至。

與白雲子素上座

老僧新歲忽得風疾，其衰頹老態，難以筆畫。上座高踞白雲，正是埋頭蓄養之時，切念授受匪輕，晷刻于法自警，使來學有所嚮慕，庶不負擔荷從上大事也。開宗來，特書數行，慰汝安分住山，慎勿以老僧為慮。至囑！至囑！

答嘉禾頂居士

承敘述參見先輩及諸方尊宿，無不親覲請益，毒恨宿無靈骨，未透向上關捩，欲山墜扶起鈍根，使百年古鏡一旦復明，啣結之恩，不獨遙空頂禮已也。讀至此，好與三十棒，棒棒與居士見血，染紅秀水一溪流，豈是分外？雖然，且作死馬醫，向數問處一一略露鞭影，會與不會是居士分上事，山墜終不敢再為分疏，更添枷杻也。此復。

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

答：會取煙雨樓。

問：問道於盲，意旨如何？

答：偷心路絕。

問：了得一，萬事畢，玄墓剖。和尚如何發願西方？

答：長安路上笑行人。

問：一靈未假胞胎時，在何處安身立命？

答：切忌迷頭怖走。

問：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請一語。

答：總是者一頭。

問：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意作麼生？

答：元來卻是汝。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柏樹子與神前酒臺盤是同是別？

答：不解指數，勞動算盤。

問：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何得無寒暑去？

答：捏著鼻孔看。

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不在箇甚麼？

答：門前石敢當。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五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　超翼　重編

侍者　超震　普定　同閱

雜偈

復本充禪師

繾綣囊藏發動機，喜逢春色送君歸，雲山處處隨高踞，謾使天花歷亂飛。

募禪堂瓦

豁開虛空大口，頂門露出青天，看來賣弄家醜，不如蓋覆為先。

化米

佛法禪機不道無，祇緣篾東肚皮枯，等閒若有知音者，休用頭陀為指呼。

化油

撈透河沙半點無，閒敲石焰見偏枯，看來一段光明處，盡在檀那筆底敷。

復朱同文偈

大地看來箇同文，同文之外更何論？山僧證據無餘說，佛祖多將一口吞。

募鑄大鐘

鳳山梵剎重興起，晨暮鐘聲尚寂沉，幸有雲間多妙手，當陽擊扣盡知音。

募脩安和寺

下溪灣畔古禪林，寺額安和宋至今，脩葺不因檀護力，風規爭見日光新。

化碗

玉骨冰肌絕覆藏，此身常見為人忙，二時家活隨豐儉，一味無私徹底彰。

東茆蓬妙宗禪人乞偈化米

新關東菴已十年，道心每結水雲禪，雖然笑臉從人妙，空腹難教飽白泉。

化布袋

十字街頭笑，逢人覓布袋，看誰發妙思，會取此三昧。

題扇示慈雲禪人

掌握分明任運彰，全憑箇裏現清涼，此時若不開惺眼，更待何人為舉揚。

丐大銅鍋偈

大冶爐中久煉烹，全身脫出體崢嶸，頑金且喜成法器，好與叢林調眾羹。

寄白雲子素後堂

法社凋零值晚秋，殘丫敗葉亂峰頭，白雲高突孤巖上，自有瞻風意氣投。

即事

囊有千金重，看來亦是塵，自從家喪後，羞見錦衣人。

受普寧請荅諸禪德

砂鍋久閣白雲邊，煨爛虛空不記年，今日既逢調鼎手，何妨掇出共烹煎。

回閩省親

鐵鑄肝腸忤逆兒，面皮翻轉已多時，只緣觸著娘生底，千里迢迢涉水泥。

送僧之武夷

武夷山色正秋清，此日辭行動遠情，折筍峰前景未勝，為余更覓一崚[山*層]。

除夕

生涯蕩盡沒纖塵，掃落年華徹骨貧，迷悟總途誰得失？賢愚同體孰疏親？一爐冷煖今宵火，半榻清閑此夜身，翻笑水雲無定力，幾隨杖笠欲迎新。

金粟主山

巍然突出勢孤雄，朝拱群巒獨露中，堪笑當年點數者，如何到此卻迷蹤。

神書藏經

大藏由來不較多，揮書一夜竟如何？雖然顯發神通異，弗落毫端會也麼？

寄友

睡虎峰前送別時，竹林秋色尚依依，于今屈指春將半，幾見殘花又放枝。

鏡菴坐雪

幽然兀坐絕思惟，何事天花繚亂飛？堪笑上蒼多意氣，擬來漏洩埜僧機。

聞孤松壽徒訃燈下四吟

篝燈獨坐不成眠，驀地追思暗淚漣，苦我一身林下老，愁同松際夜濤宣。
一株挺出群峰外，榜樣山門望汝先，豈料毘嵐吹折後，蕭條猿鳥兢悲憐。
雪霜堆裏獨孤標，臘盡方知歲後凋，今日忽成無影樹，為誰景致別山招。
成林獨樹已稱奇，天不全才亦汝悲，借宿溪邊開夢眼，再翻觔斗是真兒。

過江郎

跨盡危層觸斗傍，遙觀三片勢昂藏，天教俠骨難遮蓋，特與人間作棟梁。

示慧初上人

發足泉南一念時，慧心初炤了無依，不從個裏開惺眼，盡是區區客作兒。

御書樓

層巒疊疊彩雲飛，千載如同御駕垂，休問樓臺存與廢，秖今泉石尚流輝。

仙螺池

體態分明出自然，為何去卻尾巴尖？看來靈異成奇特，磊落清波個個圓。

缽盂案

盡日門前口向天，不曾輕易乞人間，須知本有生涯別，吸露餐雲那計年。

九龍戲水

群聚雄雄露一班，慣能滴水起波瀾，休教打濕袈裟角，試為傾湫倒嶽看。

治升董居士薦室請偈

從茲踏著來時路，赤體條條信步行，踢脫靈光隨處現，超然獨自證無生。

甲午春贖大塢古院基樹

古剎何年廢墜來，尚遺老樹護蒼苔，為憐刀斧傷心處，留與空門作棟材。

和海寧顧邑侯韻

灰頭垢面擬何緣，驀契當機只一拳，獨脫無依窮徹骨，休來更索止啼錢。

示法則禪人(善泥水)

石頭大小皆成器，瓦礫零星亦妙機，三合土中立腳穩，縱橫何處不風規。

中元薦親

胞胎未出識爺娘，一度追思一度傷，數陌紙錢隨例設，粉身碎骨卒難忘。

示星幢師姪

銀河點點孰安排，此段風光莫浪猜，冷地賺他窺得破，至今猶恨雪山埋。

坐大展記室寮觀桂偶成

觸目難禁物興長，乘時敷展悅秋光，老僧不解多饒舌，噴鼻隨他自覺香。

除夕述懷

逐隊班班是瞎驢，相看歲暮笑云除，忍饑不暇無他策，篾束三條樂有餘。

解制有感

腳下家山路未還，艸鞋今著出松關，擔頭春色分明道，此事須教不自瞞。

寄天孚上座

翔鳳山前狹路逢，眼開誰不笑春風，歸來上國情何似，莫負生平氣象雄。

示華嶽居士

曠大劫來一著子，多生培植此時身，此身墮在閻浮際，夢破方稱出格人。

示幻觀侍者

十載巾缾幻侍者，朝參暮請我何為？今朝看破無多子，始見人人鼻孔垂。

示心宗上座

汝在吾邊親近久，樸實頭見不道無，恢廓此心能變化，門風終不倩人扶。

募興造

扶盡千山水，支撐古道場，必須擔荷漢，出手共扶揚。

化豆

冷灰豆爆是何時，信手拈來顯妙機，磕著者些消息子，方堪受用大家知。

化醬缸

紅爐拶出口空開，日用無私任取裁，漫道當年不曾少，全憑個裏曬將來。

化齋米

問禪不會玄妙，落筆全無孔周，只有些兒快樂，敢言飯飽便休。休，休！驀地撞他如信及，瞎驢肚大不須愁。

募藏閣

一標獨插待何人，正是今朝應現身，就手揭開心地藏，重重樓閣盡光新。

明初許居士為先室行敏請偈薦拔

採得空華結眾緣，善根彌布福彌延，施為本有風光事，足下香飄朵朵蓮。

真讚

雪峰亙和尚像

泉水逆流，突出者漢，花劈鴻蒙，宗風顯煥。打頭為人處，古佛未足稱慈；徹底掀翻時，白拈猶欠手段。盡道曾郎示後身，誰識古今同一貫？咄！莫驚嗟，重判斷，閩邦從此不安寧，個個瞎驢恣鬧亂。

棲霞禪德行樂圖(未薙髮)

道汝是僧，儒者其形；道汝是儒，釋氏其名。儒耶釋耶，吾不得而擬；形兮名兮，吾不得而評。然則公之造詣，果在斯乎？弗在斯乎？咄！背觸兩非渾坐斷，蕭然獨逸古松青。

敬安師像

吾不識翁，翁不識吾，揮毫擬讚，迥絕名模。咄！端然兀坐明何事，淨信中興始見渠。

朱問心居士像

問心何似了心嘉，瀟灑行蹤樂水涯。周易展開讀未盡，夢回消息笑空華。

跋平陽弘覺和尚為張明遠居士所題真讚

利名滿世走天涯，誰把身心歇片時？兀爾忘緣苔石上，多君占盡好便宜。好便宜不多得，然獨云居士占盡者，吾不知居士何所窺覷而得此段快樂耶？雖然，還識弘覺老人因風吹火麼？面目分明，風規可慕，當為鑽頭入鬧，恬不知返者警焉。

張舜法居士請為先嚴明南公像讚

者漢面目，初不相識，纔到鳳山，自討棒喫。誰知暗地惺惺，搆些衲僧氣息。且作麼生是衲僧氣息？明翁明翁，橫拈如意謾矜誇，獨露當陽無等匹。

浩如、大展二上座為母超琛并自像請題

幻泡漚花聚會緣，空門有子共歡然，笑拈如意彌今古，手握輪珠不記年。挂拂藤床唯侍坐，即離此用任舒展，好將者段真消息，直透威音那畔前。

棲水玉聲德聲昆仲請為先嚴聖裔呂公像讚

湛湛棲水，點點澄清，有公實德，玉振其聲。所以能向鳳山發多生之勝願，深心為法作請藏之主盟。世出世間奇特事，臨行撒手了無生。

鷲生禪師像

一杖春風何處行，芒鞋擬踏萬山青，滿懷心緒誰知委，分付蒼松仔細聽。

月臨上座像

擬子成標格，如何早去身，個中親切句，尤喜念頭真。

張道婆行樂圖

金剛固體彌今古，本有風光受用多，百八輪珠常轉換，笑看歲月任婆娑。

汪際斯居士乞題父臨終所畫大士像

面目分明，儼然自在。我觀大士，無此體態。際斯際斯，有體態無體態。毫端認取自家爺，始信風流格外塞。

文益禪師像(菴名福田)

貌古春容道行堅，鋤頭今放始安然，知公已得栽培力，受用多生在福田。

東來戒子像

歷劫薰脩此日閒，便宜占盡一蒲團，不知明什麼邊事，貌古神清只笑顏。

福嚴老和尚像

最苦師心三十載，維持法化血腥飛，浣清歷祖源流派，杜絕諸方濫續非。事屬至公天地震，道弘正直鬼神悲，話行早已遍塵剎，鐵案高懸萬古輝。

其二

口懸河兮眉挂劍，掣開岐路絕廉纖，葛藤窠裏清王化，奇特須還老白拈。

自讚(翔鳳大眾請)

闢艸開荒此鳳山，業緣多累債難還，不因衲子成叢席，爭得龍天展笑顏？既無道德遺身後，那有風光播眼前？珍重諸賢齊側耳，水流松韻莫嫌繁。

至卬方首座請

最無面目，是者村叟。不解蜜棗甜人，只會黃連苦口。明知良藥足堪嘉，多少攢眉而怖走。休怖走，幸有福塘方座元，卻諳此味能分剖。

法立系西堂請

碓觜花開早，漳州出汝來，棒頭遺毒種，喝下破疑胎。幾多人努目，獨汝恁癡獃，法禪應有鉗錘別，莫學吾儂始俊哉。

嵩菴正藏主請

咄哉者個村阿獃，世上有誰似汝呆？孤迥砂盆甘淡冷，赤貧拄杖樂徘徊。只有一端人莫測，冷灰豆爆出英才。嵩藏主，與麼來，描得吾真成禍胎。

子素學後堂請

標格由來具，孤操樂此生，炎涼不到處，笑傲萬峰青。分付素禪須記取，吾無別著可彰名。

鐵山岑維那請

我像難描畫，描畫終不真，惟茲一著子，據令絕疏親。分付鐵禪弘願切，何愁祖道不光新？

利禪恒藏主請

阿誰不識你，高踞鳳山中，弗顧門風冷，只貴钁頭蹤。幸逢賢衲子，輔弼梵王宮，如斯四十載，快樂住山翁。利公親我，久描我容，要知我無奇特處，唯有真實心流通。

實相卓知藏請

老漢從來無造作，據實提持乾爆爆。白棒指伊看變化，龍自昂頭蛇自縮。應驗當前辨若親，為人眼目方不錯。

巢風林藏主請

閻浮多厭汝，頑賴不知時，鐵船撐逆浪，禿棒抵須彌。人皆驚覆沒，汝獨強維持，咄哉巢藏主，膽大莫愁眉。

大展翼書記請

混混沌沌，樸樸憨憨，佛法不會，世法不諳。占住鳳山，三十五年，虛名遍布，罔顧思慚。所以讚我者愧無是德，毀我者是真實言，賴有展禪多意氣，攜笻信荷在吾邊。

璨衲章知客請

愛問壺公山，如何在興化？十箇有五雙，無人答此話。汝在吾邊住有年，幾番拶著幾驚怕？今朝始信絕心思，覿面分明無縫罅。無縫罅，暫且深藏巖谷中，漫將輕易與酬價。

薦穀曦藏主請

白棒當陽點，靈苗觸處花，原非吾妙力，有穀自生芽。

止水智藏主請

自笑無心住，芒鞋被業牽，破盆存古格，瘦骨獨撐天。賺他龍象眾，雠結盡含冤，止禪不憚親吾久，此段清標要卓然。

德水洧侍者請

卓立孤峰上，天擎世外身，為憐山骨老，更愛水源深。祖道悲秋晚，宗風痛日沉，德禪能勉力，不負廿年親。

荊石侍者請

眼豁乾坤小，胸涵萬象空，為人端的處，拶到水山窮。珍重西江震侍者，全憑者著是吾容。

英衲毅禪人請

滅劫時逢法運秋，白雲愁靄滿山頭，不辭瘦骨撐衰力，猶把孤笻絕眾流。英禪者，志氣優，果然不負靈山囑，堪起吾宗向上籌。

乾一知藏請

問禪禪不會，問道道不知，手提骨律棒，兀坐擬奚為？覿面乾禪應笑破，風光本有好施為。

英發知客請

會取吾無相，是名真供養。請子自揩磨，英概吞群象。吞群象，遍界覓無相似渠，始見鳳山真倔強。

元畸知事請

吾住茲山，無別提持，諄諄顧本，依古行規。汝稱知事應勞苦，臨危不變始光輝。

東來戒子請

者箇老禿翁，時事太朦朧。有十分古樸，無少許春風。提持惟據本，直道以弘宗。廓落身心明似鏡，任他龍象競趣從。

佛事

挂板

師捧板，云：「百劫千生，打成一片，懸挂高堂，風光顯煥，即此是叢林紀綱，即此是衲僧關鍵。且道聲前一句分付阿誰？」遂擊一下，云：「號令甚分明，當陽不隔線。」
又
師云：「古聖垂慈，芳規建立，無非欲諸人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然則者箇是定盤星，作麼生是釣頭意？伶俐漢一覷便透。如來禪，祖師禪，驀鼻牽來好痛拳；如或未然，聽取下頭註腳。」鳴板一下，云：「分明只者是，不悟待何年？」

為東明孤雲和尚火

「南泉三不是，趙州一箇無，冷地驀相磕，拍出谷谷呱。不知是甚義？寒拾笑盧都，仔細拈來看，元是東壁挂底大葫蘆。大眾！今日為我孤法兄茶毘，因甚說者般話？」遂擲炬，云：「知音說與知音聽，一道清光入畫圖。」

入塔

「勸君先上東明去，我即束裝隨後來。者便是老兄當時留戀此山底句，既親言出自親口，今日又親自到此，更要小弟說個甚麼？雖然，當陽顯露，眾眼難瞞，驀地收歸，兄自道取。」遂捧起骨櫬，云：「拶破虛空無縫罅，任他千古水朝宗。」

為韜明和尚起龕

師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透體金風趁此時，密移一步是高著。」遂以拄杖引之。

舉火

師云：「不可思議法，惟兄說得妙，火焰三世佛，立地聽呼召。鞭策泥牛吞大海，指教木馬啗空鷂，縱橫妙用顯神機，搖落天花多瑞兆。大眾！此是堂頭老漢末後全提，與諸靈山受囑、列位金湯心眼相炤，共作証明底一段殊勝因緣。若也見得，知恩報德只在今朝；其或未然，鳳山更為者漢播揚法化去也。」遂擲炬，云：「頂門迸出一輪紅，大千何處不光耀？」

入塔

師云：「恭惟法兄和尚以一條白棒掀天揭地，惱亂叢林，三十餘年垂功立業，既遇昌時，羅龍打鳳，一滿心懷。先師未了公案迎恩渡，一時復見光輝；我兄同門出黃浦浪，千古咸驚險峻。所以有如是造詣、具如是奇特，驀地翻身，迥出尋常，預知得地，天然受用。且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天然受用一句？坐對浮屠忘彼此，從教人喚法中王。」

為慈門師太封龕

「老師行處，人天莫測，瀟灑風規，快樂自得。惟其自得，所以七十七年來履踐如霜，孤操不易，如今嬾聽閣浮歌，白雲深處藏蹤跡。蹤跡既藏，是汝諸人還知者老師落處麼？」遂掩龕，咄一咄，云：「當陽坐斷，誰敢辨的？」

起龕

「翔鳳關前雲泛白，缽盂巖下水流清。到頭一著無多子，千聖咸歸此路行。」遂以拄杖卓一卓，引出。

舉火

「玲瓏巖畔久稱揚，佐助先師道念彰，末後茲山多意氣，今朝受用好風光。好風光，絕比量。」遂攛下炬，云：「全憑者點無私炤，贈送雲蹤去路長。」

為嵩嶽監院火

「多年為眾監院，今日山僧監你，上是兜率陀天，下是風輪水際，東西南北俱玲瓏，任汝逍遙隨所至。正上座！須記取，臨歧無可贈行蹤，末後全提只者是。」便燒。

入塔

「超生脫死，全憑者箇。獨露當陽，了無話墮。乘時占得好風光，全身直入裏頭坐。裏頭坐，休錯過。三台須是大家催，再出頭來重唱和。」

指琦維那火

「數載辛勤，綱維法令，叢林得以雅觀，衲子亦賴安靖。此是汝赤心片片助揚老僧底事。正當今日，格外翻身，又將何與人通信？」擲炬，云：「萬別與千差，一椎俱打正。」

覿顏柴頭火

「南山樵盡北山樵，堆積今朝一火燒，惟有一株無影樹，披今歷古赤條條。諸人還知覿顏禪人於無影樹下超生脫死否？若也未知，老

僧更為點破。」擲炬，云：「不識東甌橘皮紅，疑殺波斯舌頭赤。」

文光禪人火

「衲僧家要來便來，要去便去，延遲至今，猶涉鈍置。絕鈍置，請看腳下焰騰騰，便是文光安樂處。」

聰睿庄主火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直饒一念未生，猶是死水裏浸殺。此是汝舊冬見處，今日逗到者裏，紅爐焰猛，生涯路盡，又明甚麼邊事？咄！還鄉調古無人聽，申謝油餈絕眾疑。」

為禪人火

「皮囊已脫卻，精靈在何處？直下便知歸，開眼不受蔽。既不受蔽，且道煙消火滅後又如何指的？」擲火炬，云：「路逢知己丙丁公，爍破面門秖者是。」

象開禪人火

「終日跛跛搭搭向外馳求，挨到今朝猶未心休。何故？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擲炬，喝一喝，云：「劫火洞然燒卻了，腳跟翻轉倒天流。」

月脩火頭火

「長年為眾燒火，今日老僧燒汝。汝燒火，我燒汝，如是因，如是果。」擲炬，云：「根塵器界盡消鎔，透出光明淨裸裸。」

濟生禪人火

「撲面霜風冷，千山雪未消，衲僧行履別，任運樂逍遙。是則是，忽有人覓你河南信，又將何秖對？」擲炬，云：「眼開無一物，唯有赤條條。」

澤超禪人火

「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觔，莫忘今日事，須記此時心。且道如何是此時心？」以火炬打圓相，云：「銕鑄金剛圈一箇，一回咬嚼一回新。」

智恒禪人火(恒常為眾募鹽)

「本色衲僧流，分明汝一箇，直下便翻身，悄然無話墮。既無話墮，秖如遲延四十餘天，又思念箇甚麼？呵呵！」擲炬，云：「莫忘鹹淡自家知，今日消歸火裏坐。」

湛輪相侍者火

「吾不辜負汝，汝豈辜負吾？如何卻與麼，使我老心孤孤孤？語水血流書不盡，勸農多說也難模。」遂呵呵大笑，云：「無端！無端！」擲炬，復喝一喝，云：「不如一火燒卻，免教彼此分疏。」

入塔

師捧骨襯云：「巾瓶十載，念切叢林，只者去處，是汝安身。呼應不堪重話會，斷腸聊慰裏頭親。且道親箇甚麼？」遂送入云：「從前盡道閒相識，今日方知是苦心。」

少眉禪人火

「衲僧行履處，最苦病魔縛，撒盡肚腸空，今朝始安樂。雖然，安樂二字是山僧道底，作麼生是你應時及節受用一句？」遂攛炬，云：「會麼？雙眉展起焰騰空，雨灑行蹤阿漉漉。」

飯頭定心禪德火

「不用瞻星望月，全憑者箇時節，時節既到來，大眾都歡悅。且道歡悅箇甚麼？羨汝識得定中心，飯是米做鍋是鐵，忽被南泉打破、普化踢倒時又作麼生？」遂攛炬，云：「豁開兩眼辨端由，馬面驢頭俱炤徹。」

湛如禪人火

「衲僧家要來便來、要去便去，家家好風月、處處安樂地，何必徽州與休寧？日日聲聲念不住。阿呵呵！一火為君燒卻了，湛如秋月炤人間。」

淨朗禪人火

「未過洛陽橋，風光俱遍該，不知為甚麼，空著艸鞋來？雖然，不到水窮山盡處，爭肯翻身撒手？罔撒手回，死生箇裏無他路，趁踏紅蓮火內開。」遂投炬。

值牲慈茂火

「癡癡憨憨，醇醇樸樸，苗稼不犯，安心自牧，鼻頭拽脫了無依，撩起便行真快樂。秖如人牛俱忘，且道是何面目？」以火炬點兩點，云：「休開兩片錯商量，翻身直入無生國。」

不較上座火

「不較，不較，到此更須覺炤，惟有靈明一著子，了無奇特與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且道還有親切相為處麼？」擲炬，云：「爍破者髑髏，突出頂門竅。」

遍也上座火

「今日是上座絕後再甦底時節，若也見得，葉落歸根同得旨，菩提觸目共全彰；其或未然，火光三昧與上座証明去也。」喝一喝，擲炬，云：「切須看取。」

鵠林維那火

師呈炬，云：「者便是鵠林上座末後一段光明幢，山僧今日特為點出，諸人還知者上座落處麼？若也未知……」攛炬，云：「罰錢出院成何事？恩怨分明在此中。」

鍾解脫火

「昨日鍾居士，今朝解脫僧(方薙染，遂歸寂，即建普同塔者)，何緣得到此，撒手法王城。只如末後一句又如何履踐？」擲炬，云：「烈焰

光中聊寄足，普同受用待功成。」

巨範則副寺火

「吾望子有發達之日，子思我有末後之句，今日方知不汝欺，受用頭頭合本據。且作麼生是本據？火焰說與諸佛聽，諸佛聽未真，火焰說未是，吾今不再三。」遂炬，云：「會取箇中意。」

聰聞會禪人火

「多年為眾竭力，今朝方始心休。休！休！不須向外從他覓，一念知歸便轉頭。且轉頭後又作麼生？」擲炬，云：「本來受用全憑此，觸目風光任性遊。」

素愷汧西堂入塔

師捧骨襯云：「衲僧造詣，迥絕追攀，揭露當陽，徹骨冰寒，三十年來真履踐，人天目擊盡歡顏。雖然，此猶是西堂素公覿面相呈邊事。秖如物外翻身，密不通蹤，又如何與伊安置？」遂送入云：「葉落金風消息至，雲拖秋色入松關。」

松江二禪人入塔

「一對雲間客，煙波泛渺茫，今朝齊到此，穩坐自家鄉。大眾！家鄉既已穩坐，且作麼生與伊證據？」遂提起骨，云：「描畫不成人世外，風流徹骨絕商量。」

為孫弘寰父母入塔

「夢幻浮生事已周，賢郎送入此山頭，此山已植多生福，福被多生享莫休。大眾！此是山僧為弘、寰兩尊人末後表揚底句，且團圞聚會又如何舉唱？」遂送入，云：「覿面將相無異路，各歸本際樂同儔。」

清如耆舊火

舉火炬，云：「大眾！此便是者上座生平為眾真實脩持得一道光明幢。山僧今日為他覿面點出，直令未發道心者互相協力、已發道心

者同聲讚歎。讚歎則且止，且道者光明幢又向何處著落？」遂攛下火炬，云：「返本還源秖者是，輝天鑑地自如如。」

青蓮老師火

「明知生是不生之義，因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若向者裏會得，烈焰綻青蓮，馨香遍界該，彌今又亙古，無去亦無來。既無去又無來，是汝諸人還知者阿師落處麼？」遂攛炬，云：「青山綠水全身現，那箇男兒被活埋？」

慧林禪人二親化柩

「皮囊拋卻已多年，猶自棲遲荒艸邊，驀地掀翻舊骨董，分明絕後又光前。只如同條合命一句又作麼生道？覿體元無異，死生不二天。」

木頂禪人火(因虎傷)

「木禪人，聽指示，尋歷江山計有年，佐助宗師未遂志，到頭一著自家知，撒手今朝安樂地。大眾！且作麼生是渠安樂一句？虎口翻身自在行，大千何處不游戲？」

朱解作明采火

「若論此事，如解水一般，牽來拽去，必得兩破，始肯放手。只如放手後又作麼生？符到奉行天已夜，星河燦爛任翻身。」

道戒禪人火

「尋常用得著，今朝都不是。合眼細思惟，安身在何處？道禪人，休擬議。」遂擲火炬，云：「只此明明不覆藏，莫教錯過自家底。」

慈濟禪德火

「慈濟慈濟，你卻分明。到山纔一日，撒手便歸程。生平受用無多子，收拾春風入化城。」

靈機觀禪師語錄卷六終

行狀

門人超正等稽首謹述

師諱行觀，號靈機，閩之龍溪周氏子。母翁氏，生師之夕，夢一金神入室，衛從頗盛，忽香光馥郁而誕，闔屬稱異。師幼不茹葷，及丱讀書山館，偶觸無常境界，遂與本郡慈雲師游，有師資之誼。一日，默思禮誦非究竟事，由是悲悵日增，以至胸次負疼。時費隱容老和尚主黃檗，有僧持語錄至，展讀如獲至寶，屢欲往叩，又為他緣所絆。既而因事發憤曰：「大丈夫若以利養是圖，則陷身不義矣。」遂舍去，禮金浦九雲寺慧曇老師芟染。曇耆年有道行，為一方推重，見師志不群，乃欣然曰：「子乃法門令器，詎可虛滯於此？吾年雖邁，當送子行腳也。」即束裝偕師出嶺。曇途次染恙，趨寂於逆旅，師抆淚津送入塔雲棲，禮別渡江，首參密老和尚於天童。纔人事，同謁僧擬問，連遭痛棒，師在傍佇顧，被尚以杖驀胸一[祝/土]，曰：「汝者死漢。」倒退階下，心眼昏迷。少頃，乞進堂，日用只疑驀胸一[祝/土]：「汝者死漢。」反覆看來，我是活底，因甚喚作死漢？遇晚參，師出問：「未審老和尚有佛性也無？」尚笑而起，捻住喉嚨，擺兩擺，曰：「汝者阿子無佛性。」師彼時如在大火聚中跳出。自此參究益切，雖役重務，未嘗放捨。是冬，稟受具足戒焉。明年甲戌，聞費老和尚應金粟之請，復過武林休夏龍居。偶閱《禪關策進》，愈加猛礪，灼見古人為生死不憚風霜，三二十年方成一片，了徹大事，豈是容易得底？於是晝夜常坐不臥，只看個無字，或倦即倚柱少息。又得泉南脩上座警發，師依而行之，殊覺省力，不勝欣忭。期畢，腰包上金粟見老和尚，挂單禪堂踰月，徹夜不眠，恒立法堂前參究。一夕，雷雨驟作，電光閃爍，不覺無字話頭脫落，山河大地凝成一片，歡喜踴躍，歸堂倒身便臥。時鄰單問：「兄徹耶？何放逸若此？」師曰：「待我睡一睡向汝道。」一眾驚悚。有止止師特入堂，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以手驀掩其口，止不肯，曰：「不是者個道理。」師高聲應曰：「三十年後。」乃趨入方丈，問：「世尊未陞座，文殊未白椎，還有佛法也無？」語未卒，尚拈拄杖徵曰：「且道即今是陞座不是陞座？」擬對，便打出。自忖：「我本惺惺，為甚拶著又去不得？」遂移入圓寮，每日只默坐，不輕啟口。尚見師真率，命遷侍香。一日，因二僧請益，尚據曰：「左邊半觔，右邊八兩。」師於此豁然無疑，呈百丈再參頌曰：「當機歷驗示全提，忽地一聲絕謂情。禍入己身猶自可，那堪惡水又澆人。」尚閱畢，復問：「頌也任汝頌，且道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沉吟間，被尚

振威一喝，拈棒呵曰：「汝恁麼見解，平地上死人無數。當機不來，盡成虛誑。」師是時白汗迸流，會得全機大用。復呈無字頌曰：「狗子無佛性，當風須照顧。擬議咬斷筋，莫言不分付。」尚大笑稱賞。從茲腳踏實地，一切成現，無纖毫窒礙，不被從上佛祖舌頭欺瞞。尚一日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師曰：「憐兒不覺醜。」尚曰：「既打趁，何謂憐兒？」師曰：「也要和尚具隻眼。」尚便掌曰：「要我具隻眼那？」師曰：「不是學人恁麼，爭見得和尚？」尚休去。又侍立次，尚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驀豎拳。尚曰：「不得喚作拳頭，又作麼生？」師便與尚一拳。尚打一棒曰：且道是賞汝罰汝？師曰：少賣弄。尚頷之。師侍尚十載，機緣頗多，具載錄中。一日，尚謂師曰：「漳州出汝，大似糞埽堆頭一顆明珠。」又曰：「汝是金粟門下一枝鳳毛。汝之頌古，宛有白雲端作略。」師雖屢蒙記莂，益自謙晦。崇禎癸未冬，舉師立僧。越明年解制，師欲把茆住山，以告。尚從容謂曰：「昔仰山語臨濟老兄：『向後於河北有個住處。』後臨濟果在河北大闡宗風。看來吾人住處亦有定分，豈可強為？」師拜領慈誨。未幾，有湖州楊墳資福之命，尚令侍者喚師至，囑曰：「汝欲把茆，今翔鳳山前有古寺基，當就此居之。」師乃受命，拜辭至山，實甲申三月十有三日也。師初住時，闢艸開荒，刈茆縛屋，凄涼盈目，豺虎為鄰，人不堪其憂，而師怡然獨樂。師又律身最嚴，同眾食息，雖一果一菜不私於眾，故禪學之士亦不辭勞苦，戮力經營，漸成叢席。雖雲廚屢乏，而參請無虛日，單提向上，勘驗方來，由是雲水麇集。辛亥秋，復主福嚴三稔。甲寅九月，眾請還山，法席愈盛，四方宿衲、遠近緇素嚮風而至，惟恐居後，圍繞者不下十萬餘指矣。於戲！益知曩時老和尚為師諄諄囑付，信有徵焉。師住持資福三十八載，凡樵採之山、安僧之地，尺寸皆售，衣缽親置。師於茲山雖稱重興，實開法第一世也。始則艸屋荒基不蔽風雨，終則瓊樓絳殿金碧交輝，凡叢林所宜有者無不畢備，兼之門庭嚴冷，清規整肅，諸方長輩咸推尊為楊岐、高峰再世云。師受生於萬曆丙辰正月廿三日寅刻，示寂於康熙辛酉九月廿九日子時，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遺命塔全身於本寺龍山之陽，付囑弟子廿一人。有語錄上下卷行於世。

翔鳳山顯忠崇孝資福禪寺靈機和尚塔銘

葬者，藏也。後世務為崇碑巨碣、勒石徵詞諛墓，已非古矣。況宗門大士，視其身不啻蘧廬之一宿，暨乎埋骨荒丘，鴻爪蟬翼，無復顧戀，而世之所號為能文者流，乃以窺測傅會之見，繪飾而塗澤

之，何足當識者之一笑乎？雖然，當正法凌夷、魔鬼互熾，而得一人焉，特提向上宗旨，壁立萬仞，斬盡葛藤，俾依聲附影之徒，斂跡卻避，其有功佛祖甚大，則于靈機和尚身後之銘，不得徒作語言文字會也。師姓周，閩之龍溪人，諱行觀，靈機其法號也。母翁，夢金神入室而生。幼不茹葷血，稍長，讀書山中，偶境觸無常，遂懷出世之想。有僧持費老人語錄至者，反復省誦，如飲沆瀣，即芟染，禮九雲寺慧曇為師。曇一見，歎曰：「子將來龍象，詎可虛滯于此？吾雖老，尚能伴子八十行腳耳。」未幾，曇以疾示寂旅次，師抆淚津送如禮。渡江，首參密和尚，痛加爐錘，師自謂如火聚翻身，參究益切。是歲，稟受具足戒，每晝夜止看無字，與泉南脩上座互相警發。時費老人主席金粟，師挂單禪榻。一夕，雷電驟至，不覺無字話頭脫落，山河大地凝成一片，歡喜無量，歸堂便臥。鄰單問：「子徹也？何放逸乃爾？」曰：「待酣睡後，卻向汝道。」一眾驚悚。師侍香次，因二僧請益，費老人曰：「左邊半觔，右邊八兩。」師于此豁然，呈百丈再參頌曰：「禍入己身猶自可，那堪惡水又澆人？」隨勘驗以三日耳聾意旨，沉吟間更遭呵罵，汗下浹背，益領會全機大用。又呈無字頌，深蒙印可。從茲一切成現，毫無窒礙，機緣甚多，俱悉語錄中。費老人嘗語師曰：「汝之頌古，大類白雲端，真金粟門下鳳毛矣。」舉充首眾，復囑曰：「汝欲把茆，今翔鳳山前有古寺基，當往居之。」師遂應楊墳資福之請。始至，誅茆縛椽，荒涼窘乏，師一果一蔬不以自私，故學徒亦不辭，況瘁經營，漸成蘭若。其後信施委積，自殿宇以及寮舍庖湢，煥然一新，雖曰重興，實與開山創建者等。復主福嚴回，值六十誕辰，緇素雲集，聽法不下十萬指。至康熙辛酉九月二十九日，泊然而逝，距其生萬曆丙辰正月廿三日，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九。遺命塔全身于本寺龍山之陽，付囑弟子二十一人。師門風高峻，足跡不下山麓者三十年，尤疾末學盲師語錄刊布之弊，凡結制晚參諸語，皆順世以後弟子追輯所聞，什不存其一二。此與雲門法語呵止流傳，入其室者至以紙衣繕寫，何多讓哉？乙丑秋，予謁笠翁和尚于理安，而師之繼席法嗣嵩菴道至。翌旦，笠翁遂以書抵會城，介其座元夢菴來請。笠翁為諸方碩果，而師尤余素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乃稽首為之銘曰：

猗歟密祖，　豎大法幢，　天魔釋胄，　不戰而降。
費公繼之，　梵門角虎，　益火熾薪，　舍利如雨。
師生閩海，　蓄泄雲濤，　髫齡薙染，　杜謝塵勞。
瓢笠往來，　天童金粟，　熱喝猛提，　黃葉止哭。
研究精進，　金斷石穿，　孰主孰賓，　有實有權。
踰月經行，　脅不帖席，　獅子忽眠，　同參褫魄。

當機悟徹，　撒手懸崖，　法筵重寄，　往哉汝諧。
寶座雲邊，　丹甍樹杪，　不起于座，　人天圍繞。
末師稗敗，　誑導群蒙，　階前售拂，　賤等秋蓬。
師提祖印，　擯棄一切，　揀沙是金，　裹門皆鐵。
吉祥示化，　師其未亡，　晨鐘清夜，　法音琅琅。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八月望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原任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知縣、行取大計卓異、欽賜袍服、薦舉博學宏辭、賜宴體仁閣、前彰德府推官、癸卯科文武同考官、遂安毛際可拜撰。

先師語句，恐學人泥於文字，概不存稿。雖有順世陞座小參諸法語，書挂水牌，隨命抹去，不許謄錄。翼自壬寅冬親近先師匝歲，命入侍寮，問諸久侍前職和尚所說法語機緣，曾錄卷帙否？僉曰未曾。即有，不過潛鈔密記一篇半偈而已。爰是東鈔西錄，裒集數篇，候師住持事餘，呈稿求正。師正色曰：「既學別傳之旨，咬人屎橛作麼？」翼再拜長跽白云：「二祖阿難為佛侍者，凡佛先所說法，未曾得聞，懇求重說。佛為慈愍，未聞更為宣說。所以阿難後來結集三藏，如水傳器，一字無遺。趙州不許人錄，至今語錄流播天壤。至如鄉音南北，楚夏不同，智無慶喜之明、識乏紙衣之敏，互有潛鈔密記，難免魚魯參差。雖杜今時之弊，反貽他日之瑕。伏望和尚大慈，俯垂覽正，開示將來，使正法眼流通末世。」師為動容，矜翼愚衷，指其字句差誤，隨即錄正。先師曰：「不可與人亂鈔。禪和子眼腦不清，烏焉成馬者多。」故翼謹秘篋笥，不敢有違嚴命。第愧記性愚拙，不盡什之一二耳。至康熙己未，請假出山養母，繡州稿亦懷之以歸。辛酉九月初，老人示疾，遣人呼翼至榻，給侍彌月，至廿九日示寂。嗚呼！人天眼滅，法棟傾頹，翼等孤露無依，碎身莫贖。至印兄繼席，翼欲請商結集語錄之事，見至兄住持事冗，因不敢言，乃返禾中。後至兄捃拾輯寫語錄，稿尚未編定，八月間復溘焉長逝，由是嵩菴兄繼住。無何，先師薙度英衲師，索先和尚語錄入都，嵩兄即將至兄所集之稿送南澗。敘次，天笠和尚閱之，乃曰：「因甚差誤多端，大非昔年之句，須得原稿方好。況靈法兄真得大機用，從胸流出，一字一句不可改易。」嵩兄因北行遄促，催請作序，以冠卷首。其中句逗字義種種差訛，係前捃拾傳寫之錯，非天和尚之咎。斯時翼總罔聞，後知之，即送原稿入山，業已刻行。數年以來，高閣不印，海內禪人以不見先和尚語錄為憾，江浙緇素曾讀刻本者，又多以改誤為嫌。翼見紛然異同，欲將原稿翻刻，令大唐國內見先師真面目、活語句，以息意逆改壞之誚。癸酉春，備員鳳山，值歲荒力薄，日夕抱疚。適新安白雲子素兄屢頒手扎，促為刊正，至有死亦瞑目之言，因復其待時稍稔，不但遵法兄命，亦翼應為之事也。去夏冒暑走雲間，求沈南季護法

與吳日千先生序，以申重刻之由。凡翼記集始末次序，間嘗聞命先師，一字一句不敢去取，備錄而悉刻之，以俟同門諸兄法眼或後繼起者，再為刪刻。翼之汲汲此役，畏未刻者將淹沒無傳，已刻者終差舛失正，蓋出於不得已也。且道先師正法眼果在斯錄不在斯錄？閱者請下一轉語。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佛歡喜日，繼席翔鳳顯忠崇孝資福禪寺門人超翼百拜謹誌。

重刻靈機老和尚語錄後跋

鳳山先老人道風孤峻，有江南小釋迦之目，煆煉學人，單提向上一著。凡衲子到山，必搜索行笈，不容挾片紙入參堂。其生平語句，敲骨見髓，斬絕葛藤，第不許繕寫流傳，故人見之者罕。迨老人示寂後，有弟子某為入都行促，匆匆鏤板，舛誤頗多。大展和尚慨然起而釐正之，悉依當年親聞時紙衣所錄，不敢增減隻字，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也，而老人真面目于是乎出矣。從上祖師莫不有語錄垂世，多或累函，少或數紙，皆所以開人天之眼目，資來學之津梁。使或淆訛舛錯，則作者之光明埋沒，何以開悟學人？其獲法門不少。和尚此舉，良非得已也。和尚繼席風山，道不讓老人，其光大祖庭功難為策勳第一，光大祖庭屬家事，而點出光明，使諸方得見正法眼藏，此天下萬世之利，孟子之功豈在禹下哉？錄成，和尚命侍師益三來徵蕪詞附後。余固初參和尚，亦家裏人也，烏敢辭焉？
乙亥七月七日平陽學人盛遠拜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